

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语言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说 明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语言描写的作用

刻画人物性格·····	(1)
透露人物心理·····	(15)
描摹人物语态·····	(23)
揭示人物身分和社会关系·····	(32)
反映作品主题和时代特点·····	(39)
预示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57)
间接描写人物和景物·····	(65)

二、语言描写的方法

与其他描写配合运用·····	(77)
描写同一人物前后不同的语言·····	(90)
相关人物的对比描写·····	(99)
运用修辞手法·····	(118)
简笔勾勒·····	(131)
用叙述的方式描写人物语言·····	(138)

三、谈语言描写·····(142)

刻划人物性格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记》，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0—41页）

◀评析▶这里仅仅用了两句对话，叙述了一件事情，便把两副嘴脸——项羽的蛮横和刘邦的无赖活灵活现地揭示在读者面前。寥寥数笔，形象鲜明。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雪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6页）

◀评析▶这是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她指天为誓，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爱情。感情挚热，语气强烈，个性异常鲜明。

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又思量道：“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行者

道：“怎么说？”八戒道：“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一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碎着油烹！’”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他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行者道：“贤弟，你起来。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空，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控背躬身，口口称呼大圣。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意。”

（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419—420页）

◀评析▶这段对话写出了人物变化的思想和性格。八戒乃呆子命名，想不到也有如此智慧，竟用激将妙计引大圣出山伏妖；悟空善于精细妙算，也会因气窄性急中呆子之计。大千世界是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也是多方面的。作者安排的这场戏，妙趣横生地刻划了悟空和八戒性格中的另一面，不愧是高手名家。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为里壮。’嫂嫂把家定，我哥哥烦恼做什

么？岂不闻古人言：‘箠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话，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臢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88—289页）

◀评析▶从这段铿锵有声连珠炮似的话里，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潘金莲栩栩如生的性格：泼辣、粗野、虚伪、装腔作势、虚外强的不平常的性格。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哭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吧！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

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叫他们歇歇儿去。”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30页）

◀评析▶明褒黛玉，暗捧贾母，佯哭假笑，八面玲珑，也只有凤姐这样的角色，才能做到如此虚伪造作、巧于逢迎的田地！曹雪芹刻划人物真是入木三分，令人叹服。

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177页）

◀评析▶这是第十六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后对贾琏说的一段话。这里，王熙凤表面上自谦，实则炫耀，口头上装模作样

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骨子里是洋洋自得，在丈夫面前尽情卖弄。无论措词和语气，都切合王熙凤的身分、地位和性格，表现了她独特的情态和风貌，透露了她的内在心理。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版。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246—247页）

◀评析▶作者自己并不出面说半句话，只是通过人物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就十分鲜明生动地勾画出了这位活着的“先儒”匡超人的可笑嘴脸，诚为鲁迅所说“婉而多讽”，“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徐御史）屏去从人，私向周兵备请教：“这妇人所告，正是老父，学生欲待不准她状，又恐在别处衙门告理”。周兵备呵呵大笑道：“先生可分付巡捕官带那妇人明日察院中审问。到那其间，一顿板子，将那妇人敲死，可不绝了后患”徐

御史起身相谢道：“承教了。”辞别周兵备，分付了巡捕说话，押那告状的妇人，明早带进衙门面审。

（冯梦龙《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471页）

◀评析▶郑氏遇害，人命关天，凶手乃徐御史之父。面对着吓得“面如土色”的徐御史，周兵备呵呵一笑。寥寥数语，竟化冤海为泡沫，活脱脱地呈现出了周兵备的老奸巨滑，阴狠毒辣的性格。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看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说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鲁迅《阿Q正传》见《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3年版83—84页)

◀评析▶这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阿Q觉得自己作了革命党后的趾高气扬的神态，深刻地揭露了赵太爷之流在革命高潮到来时装出的一副怯而恭的丑相。从喊“阿Q”到“老Q”，这一字之差，把反动阶级对革命无比恐惧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着！”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

“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可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50、130页)

◀评析▶上面两段话是《骆驼祥子》中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的个性化语言。虎妞是个性格粗暴近乎男人的“老姑娘”，她勾引祥子，请祥子喝酒，可祥子不肯喝，她的这种半带强制，半带说情骂俏的话语，活脱脱地表现出这个“老姑娘”粗暴而又泼辣的性格。虎妞对她父亲的态度以及最后揭她父亲老底的话语，更进一步显露了她的性格特征。

朱老忠把涛他娘叫到跟前，对严志和说：“明天，我要去济南打救运涛，你们在家里，要万事小心。早晨不要黑着地，下晚早点儿关上门。要管着咱家的猪、狗、鸡、鸭，不要作害人家，免得口角。黑暗势力听说咱家遇上了灾难，他们一定要投井下石，祸害咱。在我没回来以前，你不要招惹他们，就是在咱门上骂三趟街，指着严志和的名字骂，你也不要吭声。等我回来，咱再和他们算帐。兄弟！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不按我说的办，回来我要不依你。”……

朱老忠又对涛他娘说：“志和身子骨不好，你就是当家的人儿，千辛万苦，也要把庄稼拾掇回家来，咱自春到夏，耕种庄稼不是容易。一个人力气不够，就叫贵他娘、二贵、老星哥他们帮着。”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177页）

◀**评析**▶朱老忠探监前夕对严志和夫妇的一段谈话，审时度势，考虑周严，可谓语重心长！通过这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把朱老忠的精明、老练、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十分鲜明地刻划了出来。

在编席组里，银花就最反对冯四嫂，常常批评她想占便宜，冯四嫂嘴比刀口还快，当然不肯示弱，争过多回。这两个人是事事相顶的。这时，不由勾引起银花往日的不满，脱口而出道：“你不愿意参加你就走！少你一家不为少……”

春芳忙阻拦道：“银花，你，你这是……”

银花道：“你怕啥，少了她这盘狗肉还不成席啊！不要一泡鸡屎坏一缸酱……”

万寿余大声叫道：“银花！你不能少说一句。”

银花道：“为啥少说，俺们这些中农，离便宜不张口的。俺就没有便宜给她讨。”

冯四嫂也吵吵地站起来：“俺想占便宜，俺占你的啥便宜？俺家养牛，自己不种，先帮你们去种，这就是好的。”

银花道：“你走你就走，俺不希罕你的大犍牛。你一进门，俺就看透你的心，但不是真心来参加互助组的。”

李学成跑过去，插不上嘴讲话，急的他两手在半空中，只是乱摆。

春芳也被这两个人吵急了，跑上去，迎面挡住银花道：“好姑奶奶，你替我走吧！”

银花把身子一晃，推开春芳道：“你怕啥，少了她一家，互助组散不了。”

冯四嫂也走到屋心，左手抱孩子，右手指着银花道：“你不要拿大奶吓唬孩子，俺不参加互助组，地也不会荒，也不会挨饿。”转身向丈夫说：“走！回去。”这可把她怀里的小孩，吓得呱啦呱啦直哭。

银花道：“你放心，保证没有人上门去请你。”

（陈登科《风雷》第一部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570页—571页）

◀评析▶这段对话恰到好处地刻划了银花的性格特征，在读者面前，一个大胆泼辣，心直口快，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农村姑娘——银花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天黑了，还下着雨。张高谦刚要走进羊栏，突然看见屋里有一个黑影。这人抱着一头肥壮的小羊羔，正想奔出门来，听见屋外有脚步声，又退缩回去。就在这时候，小羊咩咩地哀

叫，象是向张高谦求救。

张高谦立刻跑进羊栏，大声问：“谁？”那个黑影贴在墙上一动也不动。张高谦一眼就看出，那就是偷猪贼陈先凤。

“你来干什么！”张高谦拦住去路，不让他走。

陈先凤哆嗦了一下，低声说：“羊是生产队的，又不是你的，喊什么！”

“正因为是生产队的羊，我才要管，你把羊放下来！”张高谦气乎乎地说。

“你说丢了，不就得了！杀了羊，分一半给你，谁也不知道！”陈先凤很狡猾，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说：“我出钱买，这些钱都给你！”

张高谦愤怒地说：“去你的！你这个坏蛋，集体的羊，一根羊毛也不许你动！放手！”

他猛扑上去，要夺回“山妖”手里的羊！陈先凤推开他，他又扑上去，又被推开。不料张高谦手一松，柴刀当啷一声，掉了下来。

陈先凤拾起来，举起柴刀，威胁张高谦说：“你要羊，还是要命？”

这时候，张高谦象个勇敢的战士，他守卫着羊栏，就象是守卫着阵地一样，为了集体的羊，决不后退一步。他紧紧抱着小羊羔，厉声喝道：“你这个坏蛋！我要到队里去报告！陈先凤偷羊啦！”

陈先凤吓得连忙捂住张高谦的嘴。张高谦狠狠地咬了敌人一口，拚着全身力气跟他搏斗。陈先凤两眼血红，突然举起柴刀，疯狂地砍下来……

（何为《张高谦》，见《1949—1979上海儿童文学选》第

四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11月版79—80页)

◀评析▶张高谦是个少年小英雄，他为了保卫集体的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里张高谦与陈先凤的对话描写，就把他那种不怕敌人威胁，不怕敌人利诱，大义凛然、英勇顽强的性格凸现出来了。

这时格仑利希先生完全失掉理智……

“哈！好！好！”他喊道，“去你的吧！你以为我在为你哭丧吗！你这笨鹅？才不是呢，你弄错了，我的最亲爱的！我只是为了你的钱才跟你结婚，可是因为你的钱太不够了，你尽管回家去好了！我已经厌烦你了……厌烦了……厌烦了！……”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91—192页）

▶析评▶这正是一语泄漏了天机：格仑利希爱的不是人，而是钱。他跟安东妮结婚，为的就是钱。一旦妻子的钱被骗光，他就“厌烦了”，一脚将她踢开。一个以婚姻为资本进行诈骗的市侩商人的丑恶嘴脸通过这段对话暴露无遗。

阿尔巴贡 雅克，我约好了今天请人吃晚饭。……

雅克师傅 席面上有多少人？

阿尔巴贡 我们不是八个人，就是十个人。就作为八个人好了。有八个人吃的，也就足够十个人了。

……

雅克师傅 好吧！那就得开四份好汤，五道主菜。好汤……主菜……

阿尔巴贡 活见鬼哟！可以款待全城的人了。

雅克师傅 烤的东西……

阿尔巴贡 （拿手捂住他的嘴）哎呀！捣蛋鬼，你吃掉我的全部家当。

雅克师傅 和烤的东西同时上的……

阿尔巴贡 还有？

……

阿尔巴贡 就该搭配一些不对胃口的东西，不吃便罢，一吃就饱，好比肥肥的红烧羊呐，栗子肉馅的点心呐。

（莫里哀《吝嗇鬼》第三幕，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52页）

◀评析▶既想请人吃饭，却又舍不得花钱，想方设法往少里扣。只有吝嗇鬼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来。

当布料还在织布机上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它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然后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所在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以全付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这布华丽不华丽？”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织布机，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一定可以看得见布料。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骇人听闻了。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吗？这可是我所遇见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哎呀，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二分的满意！”

于是他就点头表示出他的满意。他仔细地看看织布机，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不过，象皇帝一样，他们也说：“哎呀，真是美极了！”他们向皇帝建议，用这新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着这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这布是华丽的！精致的！无双的！”每人都先后随声附和着。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章，同时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见《安徒生童话选》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14—115页）

◀评析▶两个骗子给皇帝织新衣，明明是在空织，什么也看不见。大臣为了奉承皇帝，怕皇帝骂他愚蠢不识货，便空口说瞎话，称赞骗子织的衣服“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皇帝呢，也怕别人说他愚蠢，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于是也随口乱吹“真是美极了”、“我十二分的满意。”这些滑稽而又自欺欺人的语言，把他们那种愚蠢而又虚伪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他们都站在客厅的门口，彼此互相谦逊，要别人先进门去，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乞乞科夫说。

“不能的，请吧，保甫尔·伊凡诺维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玛尼罗夫回答道，用手指着门。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请，您不要这么

费神；请请，请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哪里有什么教育呢！请吧请吧，还是请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请您赏光，请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玛尼罗夫带着和气的微笑，说。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进门去了，大家略略挤了一下。

（果戈里《死魂灵》鲁迅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67页）

◀评析▶为了究竟谁先跨进门坎，乞乞科夫、玛尼罗夫两人你推我让，谁也不愿先进一步。这种故作姿态、令人作呕的表演，这种表面的“谦让”，恰恰暴露了他们虚伪面目，它丝毫掩盖不了剥削阶级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本质。不是吗？就在这种“谦逊”的后面，接着而来的就是一场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的卖买交易。

透 露 人 物 心 理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会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窦娥冤》，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30页）

◀评析▶这是窦娥被押赴刑场时的一段唱词，它鲜明地表现了窦娥的强烈的反抗性格，生动有力地刻划了窦娥临死叫屈的复杂心理。窦娥始则盼望天地，继而怨恨天地，既写出了欲诉无门、欲求无援的冤苦，又写出了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转而否认天地的矛盾。

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泪道：“未得恩卿之诺，金尚留彼处，不曾过手。”十娘道：“明早快快应承了他，不可挫过机会。但千金重事，须得兑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过舟，勿为贾竖子所欺。”

（胡士莹选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杜娘怒沉百宝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196—197页）

◀评析▶杜十娘的每句话都是对商人孙富的蔑视，对负义男子李甲的嘲讽。有力地表现出杜十娘由于绝望而准备以死殉情的心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鲁迅《故乡》，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01页）

◀评析▶三十年前以兄弟相称的伙伴，三十年后中间隔了一道厚厚的墙。一声“老爷”，把闰土三十年来的精神变化深刻地刻划出来了。残酷的社会不仅把他的腰背压弯了，也把他的精神压垮了。仅仅两个字，就展现了闰土的内心活动与性格，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周繁漪 （望着鲁四凤，又故意地转过头去）怎么这两天没见着大少爷？

鲁四凤 大概是很忙。

周繁漪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吗？

鲁四凤 我不知道。

周繁漪 你没有听见说么？

鲁四凤 没有，倒是侍候大少爷的张奶奶这两天尽忙着给他捡衣裳。

周繁漪 你父亲干什么呢？

鲁四凤 不知道。——他说，他问太太的病。

周繁漪 他倒是惦记着我。（停一下，忽然）他现在还没起来

么？

鲁四凤 谁？

周繁漪 （没有想到鲁四凤这样问，忙收敛一下）嗯——大少爷。

鲁四凤 我不知道。

周繁漪 （看了她一眼）嗯？

鲁四凤 我没看见大少爷。

周繁漪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鲁四凤 （红脸）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我不知道。

周繁漪 （不自主地）哦，你每天晚上回家睡！（觉得失言）
老爷回来，家里没有人会侍候他，你怎么天天回家呢？

鲁四凤 太太，不是您吩咐过，叫我回去睡么？

周繁漪 那时是老爷不在家。

鲁四凤 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侍候他。

周繁漪 哦，（忽而抬起头来）这么说，他在这几天就走，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

鲁四凤 （胆怯地）您是说大少爷？

周繁漪 （注视鲁四凤）嗯！

鲁四凤 我没听见。（嗫嚅地）他，他总是两三点钟回家，我早晨象是听见我父亲叨叨说下半夜给他开的门来着。

周繁漪 ……

（曹禺《雷雨》见《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0—21页）

◀评析▶对话的双方，一个是周家的主妇，一个是周家的使女，可她们同爱着一个人——周家的大少爷周萍。而这种爱

情关系又都是不能公开的。双方都心虚气怯，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秘密，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从语言里流露了出来。通过这段绘声绘形、耐人寻味的对话，两个人的心理、神情，以及她们和周萍之间的微妙关系，十分鲜明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蜈蚣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

（赵树理《三里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4页）

◀评析▶这段对话，是一场含蓄的舌战，通过不同的说话方式显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反映了三个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个姑娘对马有翼都有那么点意思，所以当其中一个和有翼接近的时候，另一个总难免有些醋意的。不过灵芝是一个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村女知识分子，性格也较为收敛，因而用了较含蓄的语言向玉梅和有翼挑战：先是说“握着手教哩”，接着又以“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加以嘲弄，步步进逼。而聪明的玉梅，先是避开锋芒，然后抓住对方的口实予以反击，变被动为主动，语言明快而又泼辣，由此可见玉梅的爽朗直率的性格。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聚在

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孙犁《荷花淀》，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2—183页）

◀评析▶这几句饶有风趣的对话，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五个青年妇女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她们惦念丈夫，想去部队探望，又不肯明言，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寻找种种天真的借口来掩饰自己，话语中蕴含着劳动妇女那种朴实而真挚的深情，显示了人物的美好心灵。

一片寂静里只听见他们急促的呼吸声。

“你好象身体还不太好，你怎么啦？”雅金卡问道。

“没什么。”年青的骑士回答。

“你的呼吸那么沉重！”

“你也一样！”

他们又沉默了。雅金卡的双颊红得象玫瑰，因为她觉得兹皮希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她为了要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慌乱，便又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瞪着眼？”

“这使你不愉快么？”

“没有，我只是问问。”

“雅金卡！”

“什么？”

兹皮希科深深吸了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挪动着嘴唇，仿佛准备作一次长篇大论的自白，但是他显然还没有勇气，所以他又叫了一声：

“雅金卡！”

“什么？……”

……

“我有句话不敢对你说！”

“别怕！我不过是个普通姑娘，又不是一条恐龙！”

“不错！你不是一条恐龙！但是玛茨科长叔叔说他要娶你……”

“他娶是要娶的，只不过不是为他自己。”

她沉默了，仿佛被自己的话吓倒了。

（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857—858页）

◀评析▶读了这般对话，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两颗为爱情而狂跳的心，双方都处在矛盾的心理中：都想急速表露埋藏已久的心迹，却又难于启齿。兹皮希科害怕遭到拒绝，雅金卡羞于主动。男女主人公的复杂心理由这般对话维妙地表现了出来。

“我从没有象现在一样看到自己的丑陋。当我把自己和你比较，我就非常怜悯我自己，我是多么可怜的怪物！我在你看来一定象只野兽，说真的。——你，你是一道阳光，一颗露

珠，一只鸟儿的歌声！——我，我是可怕的东西，不象人，不象兽，不知是一种什么比岩石还坚硬、皱缩，和难看的東西！

（雨果《巴黎圣母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81页）

◀评析▶加西莫多在拉爱斯·梅哈尔达面前自惭形秽，透露出他对吉卜赛女郎的崇敬和爱慕的心理。这种勇于自我解剖的表白，显示了加西莫多的正直、善良的美好心灵。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课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都德《最后一课》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48页）

◀评析▶韩麦尔先生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即将当亡国奴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痛和难受啊。“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这难道是离别前作一般性的工作交待吗？不！极普通的几句话里，隐含了韩麦尔先生多少难言的辛酸。

“卡秋莎！”他开口说，伸出手去摸她的手。

“你躲开我。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她叫道，气愤得脸色大变，从他的手里抽出她的手来。

“你打算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她接着说，匆忙地把涌上她心头的种种想法都说出口。“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球你自己！我讨厌你，

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肥脸！你走开，走开！”
她嚷着，猛一下站起来。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23—224页）

◀评析▶玛丝洛娃被贵族聂赫留朵夫践踏遗弃后沦为娼妓，遭诬告进了监狱。聂赫留朵夫前来探狱，表示赎罪，愿意和她结婚。愤怒的玛丝洛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聂赫留朵夫虚伪和卑鄙的本质。她的话表现了被侮辱者长期积累的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是被压迫者发自内心的强烈抗议。

描摹人物语态

三人进了酒楼，就在楼下检个桌儿坐了。旁边走过一个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镜，手中拿着摺扇，斯斯文文，走来向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顾者，莫非饮酒乎？抑用菜乎？敢清明以教我。”……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

……老者听罢，随将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两擦，道：“先生听者：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尔贱之；醋味厚之，所以贵之。……”

（李汝珍《镜花缘》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195—166页）

◀评析▶这是唐敖等三人进淑士国酒楼喝酒，酒保的问话和一个驼背老儒就“醋酒”而发的一通议论。作者借他们的口讥讽了儒林的腐酸习气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酒保的话把知识分子那种酸溜溜的神态活现出来。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赶紧说。

（鲁迅《鸭的喜剧》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37页）

◀评析▶这里不仅写出了讲话的内容，而且也再现了声音，描摹了语态。“伊和希珂先”，就是“爱罗先珂先生”，因为孩子年幼，发音不准，便成为这样的声音。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子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鲁迅《理水》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330—331页）

◀评析▶ “这这些些”、“虫虫”、“鱼鱼”、“水水水”之类，字音的重复，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了他口吃，按口语写下来，便成为这个样子。作者如实记录下来，表现了人物讲话时的语态，形象而逼真。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忿忿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鲁迅《故乡》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年版119—117页)

◀评析▶作者抓住人物特征，寥寥数语，摹声传神，便使“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腔调、神态跃然纸上，活画出她那油嘴滑舌而又爱贪小便宜的市民特性。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读书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

“浑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你们青年！……”

……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张天翼《华威先生》见《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351—352页）

◀评析▶这段话活灵活现地勾画了华威先生的神情语态，他那特殊的“调门儿”，锐利而富于特征地揭露了华威先生的空虚、无能和全数教养，以及隐藏在这后面的对于人民的恐惧和仇恨，带着那一个时代文化官僚所共有的腐臭气息，生动地展现出华威先生独特的性格。

我的妹妹真淘气。奶奶说，我小时候就够淘气啦，可是她

比我还淘气！……

今天，我打完了球从学校回家，一进门，又看见她跟小毛毛在天井里跳橡皮筋，跳得脸通红。我叫她到屋里去做功课，她睬也不睬。我对她说：

“学习是学生的任务，你懂不懂？”

她扭着身子说：“哎嗯，哎嗯！”

我说：“什么‘哎嗯哎嗯’！你可想长大了好好地为祖国服务？”

她还是扭着身子说：“哎嗯，哎嗯！”

我上去想把她们的橡皮筋抢过来，她瞪了我一眼，拉着小毛毛又跑到大门去跳了。我真想追上去把她拉回来，可是……等会儿奶奶又该说啦：你比她大，她有错，你可以好好地跟她讲，干吗总吵架呢！可是，谁愿意跟她吵架呢！有一百个嘴也说不清！

她还常常赖学。昨天一清早姑姑来了。姑姑带来了大苹果和鸡蛋糕，她吃了两块鸡蛋糕，一个顶大的苹果，可是眼睛直溜瞅溜瞅地不肯去上学。

我真气坏了。我向她丢了一个眼色说：

“吃够了，该上学啦！”

可是她在姑姑的怀里扭着身子说：“哎嗯，哎嗯！”

（任大星《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见《1954—1955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21—122页）

◀评析▶这里的描写，无论是作者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语言还是妹妹的语言，都充满了天真活泼的孩子气，尤其是摹拟妹妹撒娇时的“哎嗯，哎嗯”的语态，更是神情毕肖。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见《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79—80页）

◀评析▶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在十年动乱期间，处境恶劣，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潜心于数学研究。当新来的李书记及周大姐来慰问他时，他显得十分激动，连说话都颠来倒去，语无伦次，一再说“谢谢你们”“我很高兴”，深感党的阳光温暖了自己的心。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在特定的情境中，真切而传神地描摹了陈景润当时的神情语态，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可他(歪嘴黑狗)什么也没有搜到。他只搜出来一块烤红薯。

这红薯，是爸爸特意从平川带给海娃做干粮的。红薯烤得焦黄喷香。歪嘴黑狗拿上烤红薯，就塞到歪嘴里去。

“什么的米希的？”小胡子一把抢过歪嘴里的烤红薯，放在手上掂了掂，又拿大蒜鼻子闻了闻，就大嚼起来。他一面嚼，一面说：“大大的好！大大的好！这个的，山上的顶好！”

皇军的统统呜噜呜噜扫荡一麻斯！”

歪嘴黑狗歪着嘴巴说：“山里不种红薯，上哪儿扫荡去？平川才有哪！”

海娃忽然插起嘴来。海娃说：“这是烤红薯！一烤就香，又甜又香。上山放羊尽吃烤的——搂把柴，拢把火，就烤熟了。”——海娃一面瞎编，一面给鬼子说，就象他真是后周庄的放羊娃一样。

小胡子越嚼越馋，满嘴巴达巴达乱响，别提多恶心了。他眼珠一转，又向海娃。不过这次他不瞪眼珠了，他只是龇着满嘴大金牙，说：“你的，什么的干活！”

这回海娃听懂了。海娃正想多说几句话儿。海娃学着他的腔调说：“良民的干活，放羊娃的干活。”

“你的，良民证的有？”

海娃说：“我才十四岁，哪有良民证的呀！你不信，到后周庄问周会长好了。都是他的羊！”

小胡子可没有工夫去问。他还要进山抢粮哩！他只是说：“你的——这个的有？”

“该没有哩？”海娃说，“多去啦。大大的有！大大的有！周会长就爱种红薯，后周庄就数咱东家种的多。还楞上粪！光叫长工吃红薯哩，该不楞种？”

“你的这个的，”小胡子龇出大金牙来，“太君的送礼的！明白的？”

“明白的，明白的！”海娃说，“等你回来，给你送上两筐子。”海娃说着，一面张开胳膊比个大圆圈，一面在嗓门眼里对小胡子说：

“就怕你回不来。掉进包围圈里，你吃屁！”只说的自己

憋不住“扑”的笑疼肚了。

小胡子也大笑起来。他拍着海娃的脑袋瓜说：

“良民的！皇军的良民的！开路开路的！”

海娃乐呵呵地把羊赶上走了。

（华山《鸡毛信》少年儿童出版社1965年6月版64—25页）

◀评析▶海娃是个勇敢机智的儿童团长，他在赶着羊群给山里的八路军送信的途中，碰到了敌人。这一段对话，写出了海娃善于同敌人周旋的机灵劲，同时，摹拟日本兵小胡子讲话的语调与神态，活灵活现，人物形象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

唉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呵……呀……我的上帝……”每一次震耳的一齐射击声起，美谛克便发着抖，轻轻地说，他的伤破的脸上，也显示出悲哀的苦相，恰如孩子们想要挤出眼泪时的模样一般……

美谛克忽然坐起，抱了头，大声呻唤起来。栗鼠吓得唧唧地叫着，逃进草里去了。美谛克的眼睛简直好象发疯一样。他用那失掉感觉的手指，抓住了头发，发出哀诉似的呻吟，在地上辗转。“我做了什么事了……阿……阿……我做了什么事了，”他用肘弯和肚子打着滚，反复说。……“我做了什么事了，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一个这样好，这样高尚，愿意大家都好的脚色，——阿……阿……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呢？”

（法捷耶夫《毁灭》鲁迅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428—429页）

◀评析▶美谛克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战斗的紧要关

头，他当了可耻的逃兵。你看他“阿……阿……”的反复的呻吟，不是活现出一个胆小怕死的逃兵的丑态么？

小孩子朝眼镜里面仔细看着，用坚定的细声调问道：

“您费（会）用两个手指头捧着吹哨子吗？您费做鸟笼子吗？您费画狗和小猫儿吗？那么——您费干什么呢？”

萨姆金什么也不会，这使阿尔卡吉不高兴。他抿住鲜红的嘴唇，沉默了几秒钟，责备地说道：

“福列洛夫——什么都费做。格里沙·杜纳叶夫叔叔也费。医生也费。不过医生不费吹哨子，因为他装的是假牙。福列洛夫还在乌拉尔山那边住过呢。您费用手指头指出地图上的乌拉尔山来吗？”

后来又说到，福列洛夫曾经在乌拉尔山后面的长河里面捉过使人难以相信的大鱼。

“有这么大的鱼！”

阿尔卡吉尽量把双手往横里一伸，又把它们举到脑袋顶上。

“四四方方的鱼是不会有的，”萨姆金说，——小孩子都惊异地看了看他，恼火地说：

“本来有这样的鱼，怎么能说不费有呢？还有象皮球一样的圆鱼，象小马一样的鱼呢。这只有人都是一个样子，鱼可是各式各样的，您怎么能说——不费有呢？我有些画片，世界上有的东西那上面都有。”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66页）

◀评析▶阿尔卡吉只有六岁，他口齿不清地把“会”说成

“费”，对一个刚认识的人夸耀自己的见闻，再加上“尽量把手往横里一伸”的动作，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儿童好奇、幼雅、天真的神态。

揭示人物身分和社会关系

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故弟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25—26页）

◀评析▶贾雨村和林如海的这段对话，不但使我们了解了林家和贾家的关系，而且了解了贾政、贾赦的身分、地位、品性，特别了解了贾政是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内心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他想众人没眼色、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就这样利害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别人？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癫癫的——”

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

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在我们眼前逞脸。如今越发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你打量我是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就错了主意了！你来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儿！”说着，便亲自要解钮子，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我！”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957—958页）

◀评析▶这是抄检大观园的一个场面。探春的话，倒不是为丫环们着想、要面子，而是冲着凤姐说的，以表示她对抄检大观园的不满。在探春看来，搜查丫头的东西，就等于往主子脸上抹黑，自然也是败坏贾府这个“大族人家”的门风的。探春对抄检大观园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她的身分，表现了她与凤姐及其贾府最高主子之间在如何维护统治方面的分歧。

贾母道：“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刘老老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贾母道：“眼睛牙齿还好？”刘老老道：“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会子就完

了。”刘老老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咧！”说的大家都笑了。

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象你们地里的好吃。”刘老老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贾母又道：“今日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473—474页）

◀评析▶这里是两个老太太的对话。以语言的地方性而言，二人说的都是道地的北京话。她们的话没有雕琢，没有棱角，但在表面平易之中，却语语针锋相对，两人的思想、性格、阶级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贾母的话是假谦虚，倚老卖老；刘老老的话则是表面奉承，内藏讽刺。“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这句话是多么厉害！作者没有把贾母与刘老老的话写得一雅一俗，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却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朱狗道：“不瞒大人说：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到了年下，师傅喜欢，便给几百文鞋袜钱；若是不喜欢，一文也没有呢。”侯中丞眉开眼笑的道：“既是这么样，你何苦去当徒弟呢？”朱狗笑道：“大人不知道，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侯中丞道：“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我却叫你不如

此。你不要当这学徒了，就在这里伺候我。我给你的工钱，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那朱狗真是福至心灵，听了这话，连忙扒在地下，咯嗞咯嗞地磕了三个响头，说道：“谢大人恩典！”……把他留在身边伺候。坐下时，叫他装烟；躺下时，叫他捶腿。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665—666页）

◀评析▶作者通过这段对话的描写，刻划了朱狗和侯中丞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奴颜婢膝，只要有钱用，有官做，什么下贱的事都愿意干的奴才相；一个是“你伺候我，听我的话，我给你钱用，给你官做”的封建官僚的形象。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腐败没落的社会所造成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鲁迅《孔乙己》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32页）

◀评析▶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穷愁潦倒，迂腐无能，但心地善良。从他特有的说话口吻，出语“子曰诗云”，满口“之乎者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没落封建文人身分和性格特征。

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点着自

己的饭碗说，“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爷也一路点头，说道“请请”，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一面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菜，——听到了风声了么？”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斤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鲁迅《风波》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55—56页）

▲评析▲这篇小说写的是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农村引起的一场风波。赵七爷这个封建遗老，当他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便骤然猖狂起来，在乡间作威作福，为反革命复辟推波助澜，对愚昧无知的农民进行威吓。他的话语表面上并不气势汹汹，只是不动声色地点醒七斤：“听到了风声么？”然后以过去的“留发不留头”的先例为证，把七斤夫妇一下子吓得七魂出窍，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作者运用白描手法，只以几句平常的话，就揭露了这个地主的阴毒心肠。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了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

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就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12—13页）

◀评析▶二诸葛与区长的对话，人物身分不同，语言也各有特色。被称为“神仙”的二诸葛，出口则是“属猴的”、“官家规定”、“恩典恩典”、“命相不对”，几次答话都是阴阳八卦、算命先生的语言，虽只几字就勾画出落后农民的愚昧、迷信的特点。他斥责二黑“闯祸东西”、“由你啦！”则突出地表现了他家长的专横。区长作为人民的干部，处处按党的政策办事，支持二黑婚姻自主，耐心教育二诸葛，态度鲜

明，语气坚定。

“早就听说你跟园子里的果树精成了亲呢，要不全村多少标致闺女，你都看不上眼，从来也不请个媒人去攀房亲事，准是果树精把你迷上了，都说这些妖精喜欢老头儿啦！”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页）

◀评析▶这段风趣诙谐的话语，说明了李宝堂的身分，暗示出他几十年来为地主看果园的辛酸，使读者感到笑中有苦。

“……我们一点一点出卖我们的心灵、肉体 and 姿色；我们象野兽似的让人提防，象贱民般的被蔑视，包围着我们的人都是一些贪得无厌好占便宜的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毁灭了别人又毁灭了自己以后，象狗似的死去。”……

“……对于这些人，当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快乐！当他们要吃夜宵的时候，我们必须精神充沛；当他们猜疑时，我们也要猜疑。这些人是不能有什么良心的，否则就要被嘲骂，就要被诋毁。

“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我们不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为他们争面子时，我们排在第一位，要得到他们尊重的时候，我们排在最后面。”

（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04页、146—147页）

◀评析▶这些如泣或诉、催人泪下的独白，是一个受迫害、受污辱的妓女玛格丽特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的强烈控诉。它们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妓女的那种任人蹂躏、任人摆布的卑贱地位和痛苦悲愤的心情。

反映作品主题和时代特点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汉乐府《上山采蘼芜》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23页）

◀评析▶这首诗描写一个弃妇偶然遇见故夫的一段对话。尽管“故人”的劳动比人强，颜色也不比人差，却还是不免于被弃。故夫的念旧，更见出故人被弃的无辜。这段对话揭露了男子喜新厌旧的丑恶心理，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黑暗现实。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鄜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石壕吏》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99页）

◀评析▶这首诗通过老妇人的一番如泣如诉的话，揭露了

由“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表现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语气沉痛，旨意鲜明。

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

……

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然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12—15页）

◀评析▶小说楔子中的王冕蔑视功名富贵，是隐括全书的理想人物。作者借王冕和他母亲的口，反对科举考试制度，鄙视为仕做官，这可以看作是全书主题的隐括。

我不觉诧异道：“那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文琴笑道：“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张。”我道：“这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作甚么。”文琴道：“这个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顶真那姓名做甚么。”我道：“奇极了！官照怎么拿来做玩意儿？这又有什么玩头呢？”文琴道：“你原来不知道，这个虽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护符。这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甚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极严，也极易闹事，都老爷查得也最紧。逛窑姐儿的

人，倘给都老爷查着了，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列革职，所以弄出这个玩意儿来，大凡逛窑姐儿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倘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东西缴给他，就没事了。”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606页）

◀评析▶ “这个虽是官照”，“却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算不得“顶真”。一语道破了“官照”的实质，原来它只是统治者的一张“护符”，在这“护符”的庇护下，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干坏事而不受约束。这是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荒淫无耻的统治者所作的深刻揭露与辛辣讽刺。

（卜通）说道：“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来请教的。”卜士仁道：“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些，钱小官就小；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的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的出……你不要说做这些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812—813页）

◀评析▶ “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钱有多少，官有多大。有钱有官，无钱无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条真理；“不怕难为情”！这是封建社会做官“一定得法”的“秘诀”！。一条真理，一个秘诀，生动形象地把封建官场中见不得人的内幕和政治腐败的弊病剖露在读者面前。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洏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一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或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何至如此？”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17—18页）

◀评析▶ “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

了”，这句话是对荣宁二府生活的本质揭示。荣宁二府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现会的前进，新思潮的兴起，不可避免的“树倒猢猻散”的悲剧在等待着他们。这既是对荣宁二府即将衰败没落景象的预言，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行将走向崩溃灭亡的预言。这是曹雪芹对《红楼梦》思想主题的精妙概括。

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92页）

◀评析▶焦大酒后道真言。这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原来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是对荣宁二府腐朽没落生活的深刻揭露。

佩珊看着博文低声说：

“难道老太爷已经去世了么？”

“我是一点也不以为奇。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茅盾《子夜》见《茅盾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30页）

◀评析▶这段话出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诗人范博文之

口，用形象化的比喻，诗一样的哲理语言，愤情控拆黑暗的旧社会，呼唤着新时代的暴风雨的到来。这里作者通过人物的话语，概括地点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特点。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就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地一沉，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象潮水一样涌出来，隔几天还要跌呢！”

……

“还是不要柴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柴，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地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语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你们要知道，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的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米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七块半多一点吧。谁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

另外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米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苏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57—60版）

◀评析▶旧毡帽朋友同米行先生围绕米行的一连串对话，全面地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在“多收了三五斗”以后仍然不能摆脱厄运的原因，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投机商人的中间剥削，就象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给他们带来悲惨的命运。可见，这场关于米价的争论，实是对广大农民遭受苦难的根源的深刻揭露，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力鞭挞。

该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一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咱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

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呵，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呵。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蹈跣、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象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哩！”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80—81页）

◀评析▶这个志愿军战士的话，展示了最可爱的人的高尚美丽的心灵：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宁肯自己艰苦战斗流血牺牲。这是我们时代爱国主义的内容和特点，也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战斗的坚强的精神支柱。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他们好奇的眼睛，你听他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钻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笑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拢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

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在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杨朔《雪浪花》见《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15页）

▲评析▲在明丽绚烂的观海图中，姑娘们对奇形怪状的礁石发生了兴趣，同时也生出了疑问。老渔民的话：“是叫浪花咬的”，回答了姑娘们的疑问。一个“咬”字，力重千钧，生动地展示了老泰山见识广、阅历深的身世以及幽默、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性格。这句话说得含而不露余味无穷，是作者点睛之笔。下面老泰山阐释浪花性格的一段话，更是充满了生活哲理，说明沧桑变迁的根本原因，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伟大真理，强调了本文的主题。

“我冯么爸，大家知道的，”他心里不好过，向着大家，说得慢吞吞的，“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不消哪个说，象一条狗！……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

“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吧。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麦，田里的水满荡荡

的，这责任落实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只要秧子栽得下去，往后有谷子搥，有包谷扳……”

罗二娘打断他说：“冯么爸，你扯南山盖北海，你要扯多远呀！”

万没料到，冯么爸猛地转过身，也把脚一跺，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起来：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么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

人们从来没有看见冯么爸这样凶猛过，一时都愣住了！他那宽大的脸突然沉下来，铁青着，又咬着牙，真是几份叫人畏惧。

“我冯么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喽，哪个再要这也不卖，那也不卖，这也藏在柜台下，那也藏在门后头，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老子今年……”

“冯么爸！你嘴巴放干净点，你是哪个的老子？”

“你又怎样？——未必你敢摸我一下？要动手今天就试一回！……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幸得好，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

曹支书插进来说：“呸，冯么爸——”

冯么爸一下子就打断了他：“不要跟我来这一手！你那些鬼名堂哟，收拾起走远点！——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年三十

去修水利？不行罗！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你当你的官，你当十年官我冯么爸十年不偷牛。做活路——国家这回是准的，我看你又把我咋个办！”

……

“……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么爸有的是力气，怕怎样？……”

（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8月号）

◀评析▶仗势欺人的罗二娘和曹支书威逼着老实憨厚的冯么爸，要他当场作证，出卖良心；此时的冯么爸一反过去备受践踏的卑怯心理，抬起头，挺起胸，扬眉吐气、理真气壮地畅叙现在生活的好转，再也不靠向人家低头乞讨过日子了，吐出心中积压多年的苦水和闷气。作者通过冯么爸这一席话语，揭示人物精神上的巨大变化，而实质上是颂扬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反映出今天农村的大好形势，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恺撒的眼睛里迸发出喜悦的光芒，但立刻回复平素的镇静态度，微笑着对斯巴达克斯说：

“我的理想是什么，谁也不会知道。也许，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我为了从窠巢中飞出去找寻自己的幸福，还得积聚力量。你，斯巴达克斯……你具有伟大统帅的惊人精力和智慧，你聚集了一支奴隶的队伍，创造好了几个精锐的军团，准备率领他们去作战。但是请你告诉我，斯巴达克斯，你想的是什么？……你所希望的又是什么？”

“我希望”，斯巴达克斯说，他的心中燃烧着热烈的信念。“我希望毁灭你们这个腐化的罗马世界，希望在它的废墟

上看到各民族独立的花朵。我希望消灭那种强迫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屈服的可耻法律，消灭那种叫同样由女人生下来，而且具有同样力量和智慧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汗流满面地劳动，耕种不属于他的田地，供养另一个对罪恶，懒惰和逸乐安之若素的人的法律。我希望用压迫者的血来偿被压迫者的呻吟，我希望粉碎系在罗马胜利之车上的不幸的人底铁链。……我希望看到自由的太阳辉煌地照耀，可耻的奴隶制度在地面上消灭！我一定要获得自由，我渴望自由，我要争取自由，我要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不论大小强弱民族争取自由。和平、幸福、正义以及不朽的神赐给人们享受的一切崇高幸福，会伴随着这样的自由来到人间！”

恺撒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倾听着，他的嘴唇上掠过怜惜的微笑。当斯巴达克思说完以后，他摇摇头并且问道：

“接下去怎么样，高贵的幻想家，接下去又怎么样？”

“接下去就是正义的政权压倒暴力，智慧的政权统治贪欲。”释放角斗士答道，在他的大热的脸上，流露出他心胸中熊熊燃烧的崇高感情。“接下去就是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幸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得凯旋和胜利！”

……

“……现在，勇敢的斯巴达克思，我要对你这位命中注定要大干一番事业的人提出要求。告诉我，你是不是同意放弃你那不可能实现的暴动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做一个幸运的恺撒的助手和同伴呢？我有我的福星——维纳司她是我的始祖，她领我踏上了人生大道，预先显示了我的崇高使命。迟早我会去统治某个省份，率领某些军团，我将要凯旋回来，我将要被选为执

政官，我将要掀翻皇座，征服各个民族，占领整个帝国……”

……

恺撒停了一会儿，于是斯巴达克思好象从谈话同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般，用严峻但诚恳的声音问：

“那末接下去怎么样？”

恺撒的眼睛里迸出了火焰。他激动得惨白，用颤抖的声音坚决地说道：

“接下去……我就统治全世界！”

（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李俚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99—304页）

◀评析▶斯巴达克思将要率领广大奴隶们起义了，这是罗马历史上的壮举，奴隶主贵族阶级万分恐慌，他们使出种种手段企图破坏起义。大奴隶主贵族恺撒来诱劝斯巴达克思放弃起义。可是，斯巴达克思不是目光短浅的小人，而是伟大的英雄。使奴隶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是他至死不变的宗旨。从上面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巴达克思对恺撒的诱惑是多么的鄙视，对于自己的事业又是多么充满信心，他不顾恺撒的引诱、劝阻和恫吓，坚定表示起义的决心，并英勇呼吁：要使自由在全世界实现这段对话还彻底暴露了恺撒和他代表的奴隶主贵族要永远统治奴役人民、并要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斯巴达克思》一书的主题。而这一段对话描写正是对这一主题的准确揭示，

“善良的人们，你们不能使我感到疲倦。”帕迪戈尔太太对门口那两个人说。“我喜欢艰苦的工作；你们把我的工作弄得越艰苦，我就越高兴。”

“那就把她的工作弄得容易一点好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咆哮着说。“我要结束你这件工作。我不要别人随便到我家里来。我不要像一头畜生那样被人摆弄。现在你又来要你那一套，问这问那——我知道你打算干什么。哼！这一回你可不行了。我可以让你不必操这个心。我女人是在洗衣服？不错，她是在洗衣服。瞅瞅那盆水。闻一闻呀！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你觉得怎么样，你也许觉得喝杜松子酒比喝这些水好吧！我这儿很脏是不是？不错，是很脏——当然是很脏，当然是很不卫生，我们有五个又脏又不卫生的孩子，可是很小的时候，就都死掉了，这样对他们更好，对我们也有好处。我有没有看你们那本小人书吗？没有，我没有看你留下的小书。这里没有人认识字，就算有人认识字，这书对我也不合适。这本小书是给小孩看的，可我又不是小孩。要是你给我留下了一个布娃娃，我也不会喂它吃奶的。我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吗？瞧，我已经醉了三天；要是我有钱，第四天我还要喝个醉。我是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吗？不，我并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的。就算我要去，那也没人希望我去；那位助理牧师太斯文了，我受不了！还有，我老婆的眼圈黑了是怎么回事吗？哼！那是我给打黑的；要是她说不是我给打的，那她就撒谎。”

（狄更斯《荒凉山庄》第八章黄邦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142页）

◀评析▶老工人的这一席充满激愤的话，是对资产阶级宗教、“慈善事业”的辛辣讽刺和有力的鞭挞，它戳穿了资产阶级搞一套鬼把戏的虚伪本质。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英国社会的特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严重对立，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化。

海尔茂：这是什么话！你父亲和我这么爱你，你还说受了我们的委屈！

娜拉：（摇头）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

海尔茂：娜拉，这是什么话！

娜拉：托伐，这是老实话。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他叫我“泥娃娃孩子”，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儿，就象我小时候玩儿我的泥娃娃一样。后来我到你家中住着——

海尔茂：用这种字眼形容咱们的夫妻生活简直不象话！

娜拉：（满不在乎）我是说，我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你手里。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是真，有时是假。现在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象个要饭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托伐，我靠着你把把戏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我现在这么没有出息都要怪你们。

……

海尔茂：什么！不快活！

娜拉：说不上快活，不过说说笑笑凑个热闹罢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我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象我

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儿，我觉得有意思，正象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

（卜易生《玩偶之家》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25—326页）

◀评析▶这几段对话是《玩偶之家》的点睛之笔。娜拉为救丈夫海尔茂的命暗地里冒名借钱为他治病，这是出于她对丈夫的爱，可是这件所谓“违法的事”一旦暴露后，海尔茂不但不感激她，为她“担当一切”，反而辱骂娜拉，这不能不使娜拉痛心。在事实面前，她看清了丈夫的虚伪面自和卑鄙灵魂，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过是个任人玩弄的玩偶而已。娜拉的对话，撕开了蒙在资本主义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解放问题的主题。

“唉！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了，会把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我可以住在一所公寓里，有漂亮的屋子，有我自己的仆人，有我自己的火；她们都要哭做一团，还有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孩子。这一切我都可以到手。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倘若我还有财产留下，她们会来伺候我，招呼我；我可以听到她们，看到她们，……唉！谁知道？她们的心都像石头一样。所有的爱都被我对她们用尽了，她们对我不能再有爱的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笼络女儿，像对付狡猾的马一样……”

“……你写信去告诉她们，说我还有几百万的家私留给她们呢……你告诉她们有几百万决不是扯谎。她们为了贪心还是肯来的；我宁愿受骗，我要看到她们。我要我的女儿！是我把她们生下来的！她们是我的！”他一边说一边在床上挺起身子，给欧也纳看到一张白发凌乱的脸，竭力装做威吓的神气。

（巴尔扎克《高老头》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4—47页）

◀评析▶这是高老头临死前诉说他女儿的一段长篇独白。高老头的嚎叫和诅咒、散发着庸俗的铜臭气，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单纯的金钱关系，一切以钱为中心，这段人物语言对揭示作品的主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克利斯朵夫听完了故事，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最后他说：“你们真教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教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挑一出歌剧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这样混下去罢，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罢，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的。再见了。”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5—16页）

◀评析▶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心目中法国是真正文明的中心。他抱着美丽的幻想来到巴黎。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不是真正艺术的繁荣，而是市场，在那里可以出卖一切。在事

实面前，他认清了巴黎的真面目。他的这一段对话，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态，揶揄了资产阶级的庸俗可鄙。同时，也反映了克利斯朵夫不与黑暗世俗同流合污的倔强性格。

（罗朗都头领）：“好！吉尔布拉斯，你现在看见我们是怎么样过的了。我们总是快快活活，彼此没有怨恨，没有忌妒，也从没有什么争执，那起修士还没我们那样打成一片呢。”又道：“孩子啊，你在这儿可以过得很称心，我想你不会糊涂到不屑与强盗为伍吧？哎，普天之下，谁不是强盗？朋友，谁都是！谁都爱抢夺旁人的东西，此情一概如此‘只是抢夺的方法各各不同。譬如说吧，帝王南征北战，抢夺别人的国家；贵人借了钱不还；银行家、司库员、股票经纪人、批发零售的各种商人，谁算得诚实呀！至于司法界，我也不用说了，他们干得出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承认他们比我们慈悲些，我们时常杀害无辜，他们竟会出脱该死的犯人”。

（勒萨日《吉尔·布拉斯》上册第一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0页）

◀评析▶强盗头领罗朗都与吉尔·布拉斯的这段对话，撕开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统治下的黑暗王国的帷幕，暴露出自皇帝、封建贵族，下至资本家、商人、法官等大小“强盗”的丑恶面目，他们与强盗罗朗都没有两样，“只是抢夺的方法各各不同。”这段对话，充分揭示了处于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突出了小说的主题。

预示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冯谖）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凿二窟。”

（《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见《古代散文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40页）

◀评析▶ “视吾家所寡有者”，为下文冯谖至齐，烧券市义一事张本。“请为君复凿二窟”一句，为后文齐王迎请孟尝君回国和“请先生之祭器，立宗庙于薛”两事的伏笔。

八戒将尸放下，捞过衣服穿了。行者看时，那皇帝容颜依旧，似生时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啊！这个死了三年，怎么还容颜不坏？”八戒道：“你不知之。这井龙王对我说，他使了定颜珠定住了，尸首未曾坏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则是他的冤仇未报，二来该我们成功。兄弟快把他驮了去。”八戒道：“驮往那里去？”行者道：“驮了去见师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觉的人，被这猢猻花言巧语，哄我做甚么买卖，如今却干这等事，教我驮死人！驮着他，腌臢臭水淋将下来，污了衣服，没人与我浆洗。上面有几个补丁，天阴发潮，如何穿么？”行者道：“你只管驮了去，到寺里，我与你换衣服。”八戒道：“不差！连你穿

的也没有，又替我换！”行者道：“这般弄嘴，便不驮罢！”八戒道：“不驮！”行者道：“便俾过孤拐来，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与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时，趁早儿驮着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没好气，打尸首拽将过来，背在身上，拽步出园就走。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就是一阵狂风，把八戒撮出皇宫内院，躲离了城池，息了风头，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将来。那呆子心中暗恼，算计要恨报行者，道：“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里也捉弄捉弄他，撞道师父，只说他医得活；医不活，教师父念紧箍儿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寻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医人，却是容易；他去闯王家讨魂灵儿来，就医活了。只说不许赴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这法儿才好。”

（吴承恩《西游记》第38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532页）

◀评析▶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了孙行者粗暴，猪八戒老实而又俏皮的性格，这些情节的描写是通过对话、独白和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的。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帐，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

“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帐。

（鲁迅《孔乙己》，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33页）

◀评析▶通过掌柜和喝酒人的对话，交代了孔乙己被打折腿的经过，为后边孔乙己再次出现在酒店时已折了腿作了铺垫，用对话发展了故事情节，而且承上启下，线索分明。

……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间有人轻声骂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细眼睛立刻睁大了，怒声嚷道：

“骂哪一个？有本事，当面骂，不可躲！”

“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隔溪立刻回骂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茅盾《春蚕》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第三卷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0年版217—218页)

◀评析▶这段充满生活情趣的对话，勾勒了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反映了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多多头是一个乐观、风趣而又充满了活力的青年农民，六宝因对多多头有意而看不得他和荷花的打趣；而老通宝由于信奉迷信，把荷花看作败家的“白虎星”，一再训斥儿子不要同荷花接近。作者通过人物语言，预示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为后面老通宝和多多头父子间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的开展，以及荷花怀着复杂心理而去偷蚕的情节纠葛，埋下了伏线。

“何解的，哪里不熨贴？”他的堂客，一个高高大大的，体质胖胖的女子，连忙用手探探男人的脑壳，额头上一片微凉，只是有点汗，“不发烧嘛，扯痧做什么？”她十分奇怪。

“你晓得什么，蠢东西，还不给我扯！”

……

“黑猪子，手脚不晓得轻一点呀？”

“轻了扯不红。没得病，硬要扯痧，还骂人家。”堂客轻微地埋怨了两句。

“你翻！你敢回嘴，我不捶死你！这里，鼻梁不再扯，哎哟，黑猪子，你忘命地揪做什么？”

“不揪，红痕子哪里得出来？没得痧，霸蛮要扯，不晓得又是打的什么好主意。”堂客其实猜到几分了。

“要你管，快，背上再扯几下。”菊咬筋说。

“背上还扯什么罗？又没得人看见”。堂客已经猜到他要装得人看了

“你晓得什么，蠢家伙？快扯吧！”

（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170—171页）

◆**评析**◆这是上中农王菊生为了抗拒入社，企图装病与他老婆的一段对话。通过这段喜剧性的描写，读者已知道王菊生装病在家，那么，由谁来识破这个骗局？怎样识破的？识破以后王菊生又该如何再耍花招呢？一环紧扣一环，便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是呀，红衣主教先生现在对她的捉弄和苛求仿佛从来没有这样厉害过……”

……

“以至于到现在，那已经不是怨恨而是报复了。”

“是真的吗？”

“而王后相信……”

“喂，王后相信什么？”

“她相信有人用她的名义写了信给巴京汉公爵。”

“用王后的名义？”

“是呀，目的是教他到巴黎来，等到他一到巴黎，就引诱他落到陷阱里。”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李青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113页）

◆**评析**◆这段对话，节奏紧凑，使用了一连串问号，造成了迫在眉睫的气氛。对话人急促不安的心情，预示着一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将要发生，为故事的发展埋上了伏线。

……他问道：

“你好啊？”

爱玛回答道：

“不好；我难受。”

教士接下去道：

“可不！我也是。……倒是包法利先生，他是什么看法。”

她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

“他呀！”

老好人大吃一惊，连忙说：

“什么！他不给你开方子，配一点药吃！”

爱玛道：

“啊！我要的不是人世的药。”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82页）

◀评析▶爱玛是个爱虚荣、图奢华的人，她嫁给庸医包法利后，生活过得平淡无奇。“我要的不是人世的药”，这句意在言外的话，反映了她内心的空虚和企图寻求新的精神寄托的心里，同时暗示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将有新的变化。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38、139—140页）

◀评析▶小说中两处转述父亲的同一句话，显然是出于作者的巧意安排。它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契机。“于勒在这条船上，为什么使父亲（乃至全家）惊喜呢？”提出悬念，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回忆于勒的文字上来——这是第一处转述的作用；“如果于勒竟在这条船上，那么是否真的使全家惊喜呢？”第二次的转述又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这正好为下段叙写真的遇上于勒的情节作了铺垫。

当他们出了车站的时候，佛伦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指一个看路人被火车压死的事——摘录者注）。

“多可怕的死呀！”一个走过的绅士说。“据说他被碾成两段了。”

“相反地，我以为这是最简易的死法——一瞬间的事，”另一个评论着。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呢？”第三个说。

卡列宁夫人坐在马车里，司切潘·阿尔卡谛耶维奇惊讶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竭力在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他问，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码路的时候。

“这是不祥之兆，”她说。

“胡说！”司切潘·阿尔卡谛耶维奇说。“你来了，这是第一要紧的事。你想象不到我是怎样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认识佛伦斯基很久了吗？”她问。

“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在希望他和吉提结婚哩。”

“啊？”安娜低声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接上说，摇着她的头，好象她要在肉体上摇落什么多余的，压迫着她的东西似的。“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的，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司切潘·阿尔卡谛耶维奇说。

“那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99—500页）

◀评析▶这一段对话在整个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为故事情节的展开，为安娜的悲惨结局作了很好的铺垫。安娜最后采取卧轨自杀的方法，不能说与看路人的死和人们对此的议论无关。“这是不祥之兆。”——安娜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地告诉人们在她的生活中存在着痛苦和不幸。而当安娜听到哥哥说出希望佛伦斯基与吉提结婚时所表露出来的惊奇，也为下文展开的爱情关系埋下了伏笔。

间接描写人物和景物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戴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鬢鬢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汉乐府《陌上桑》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7—108页）

◀评析▶为了对付太守的调戏，采桑女子罗敷尽情夸耀自己的丈夫：从丈夫的华丽座骑，到腰中配剑，以及他显赫地位，翩翩风度，都表明她丈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这里采用间接描写手法，把丈夫的身分、地位、风度形象地介绍了出来。

坐定，高老问道：“适间小价说，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三藏道：“便是。贫道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经，因过宝庄，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么说会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儿耍耍的。动问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哪！还吃得有多少哩！只这一个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从头儿说说我听，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们这庄上，自古至今，也不晓得有甚么鬼祟魍魉邪魔

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个女儿：大的唤名香兰，第二的名玉兰，第三的名翠兰。那二个从小配与本庄人家，止有个小的，要招个女婿，企望他与我同家过活，做个养老女婿，撑门抵户，做活当差。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根无绊的人，就招了他。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有些会变嘴脸。”行者道：“怎么变么？”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象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彀。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件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砂，唬得我一家并左邻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正他去退，去退。”

（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248页）

◀评析▶高老和行者的这段对话，从捉妖转到说怪，不仅侧面勾划出八戒那个长嘴大耳朵的外貌形象，而且表现了八戒的某些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即好吃懒惰，贪色无礼，且会使骗术。

微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

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颖川之多贤乎！”……时云长在侧曰：“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二人毋乃太过？”微笑曰：“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云长问：“那二人？”微笑曰：“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22—323页）

◀评析▶ 诸葛孔明这个书中的主要人物出场之前，作者先从旁概括介绍他的不凡形象。

司马徽是个来去无迹，飘忽不定的高士，他对孔明的才志抱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就愈加显示出孔明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物。

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亮先生高卧之地。”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23页）

◀评析▶ 农夫的话虽然简单，但却把孔明住地的美丽清幽描写出来了。林疏茅庐，山荒景淡，这正是一个高雅隐士所需要的良好境界。有其人必有其境，有卧龙先生则必有卧龙冈。

于是孟获先教孟优到秃龙洞，见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

兵出迎。孟获入洞，礼毕，诉说前事。朵思曰：“大王宽心。若蜀兵到来令他一人一骑不得还乡，与诸葛亮皆死于此处！”获大喜，问计于朵思。朵思曰：“此洞中只有两条路：东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势平坦，土厚水甜，人马可行；若以木石垒断洞口，虽有百万之众，不能进也。西北上有一条路，山险岭恶，道路窄狭；其中虽有小路，多藏毒蛇恶蝎；黄昏时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时方收，惟未、申、酉三时，可以往来；水不可饮，人马难行。此处更有四个毒泉：一名哑泉，其水颇甜，人若饮之，则不能言，不过旬日必死；二曰灭泉，此水与汤无异，人若沐浴，则皮肉皆烂，见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溅之在身，则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饮之，咽喉无暖气，身躯软弱如绵而死。此处虫鸟皆无，惟汉伏波将军曾到；自此以后，更无一人到此。今垒断东北大路，令大王稳居敝洞，若蜀兵见东路截断，必从西路而入；于路无水，若见此四泉，定然饮水：虽百万之众，皆无归矣。——何用刀兵耶！”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64页）

◀评析▶孟获四次被擒又被放回。他和兄弟孟优企图退避山阴洞中，以守为攻，以报前仇。朵思大王的一段话，全面介绍了山阴洞的地理环境：山险岭恶，道路狭窄；又有毒蛇恶蝎，烟瘴毒泉。因此人迹罕至，虫鸟俱无。这也是用对话来间接地描写景物。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就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

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刘老老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诉不得你了！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就是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说着，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摆完了饭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

.....

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喝，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又说：“……提起来，我们奶奶的事，告诉不得奶奶！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那里见的他？……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敢拦他。……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在旁边拨火儿。如今连他正经婆婆都嫌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要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

.....

尤二姐笑道：“你这小猾贼儿，还不起来！说句玩活儿，就吓的这个样儿。你们做什么往这里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

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水，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儿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么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29、72—73、852—853页）

◀评析▶上面几段都是从别人的言谈中勾画凤姐的性格特色。从这些侧面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凤姐是一个聪明美貌、善于辞令，诙谐泼辣，虚伪狠毒的女性，是金陵十二钗中最奸险狡诈的人物。贾琏的仆人兴儿给这个人物下了最透辟精到的结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既概括全面，又深刻犀利。

老残从鹤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罢。”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里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说的是何等样书？为甚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

进得店去，茶房便来问道：“客人，用什么夜膳？”老残

一一说过，就顺便问道：“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何以惊动这们许多的人？”茶房说：“客人，你不知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甚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他就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唱。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他又把那南方的什么崑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现在已有招子，明儿就唱。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只是要听还要早去，他虽是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坐位的。”老残听了，也不甚相信。

（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2—13页）

◀评析▶这段对话描写，是王小玉登台献艺之前，作者所进行的铺陈烘托。在开演的头一天，街上的小商小贩就议论着要在第二天停业，柜台的伙计要轮流请假，去听王小玉说书。老残一路走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些话。及至茶房的介绍，更是绘声绘色。原来王小玉的声音要多高有多高，中气要多长有多长。南崑北弋，东柳西梆各种曲调无所不能。而且能适应各阶层人的口味，无不为之倾倒。至此，白妞未曾出场，已是先声夺人。由听众的谈论，突出了白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她风靡历下，倾城倾国的艺术魅力。这一段侧面描写，把整个济南城渲染得无处不有王小玉在，无处不充满了对

王小玉的狂热崇拜气氛。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的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鲁迅《药》，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50—152页）

◀评析▶《药》这篇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革命者夏瑜，而是从茶家们的议论中，通过刽子手康大叔的介绍，从侧面给我们勾勒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

命家，生活贫寒，斗志高昂，虽身陷囹圄，还鼓动狱卒起来造反，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革命理想，表现了革命者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种间接描写人物的方法，不仅节约了笔墨，而且深化了主题，从人物的闲谈中，也表明了当时一般老百姓在政治上的落后，说明革命工作的艰巨和辛亥革命的弱点。

江涛继续说：“有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忽的从炕上爬起，隔着窗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看。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起来，望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的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样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196—197页）

◀评析▶这段回忆性的谈话，不仅出色地将运涛与春兰的爱情生活表现出来，而且映衬了江涛与严萍的爱情生活与内心世界，更巧妙地将严志和与涛他娘慈祥 and 善的性格、对子女的爱护关怀全都刻划出来了。这是精彩之笔，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

“爬到玉山上后，风更大了，雷声震得好象要把山推倒下来，一道闪电明亮，只见山北边，白茫茫的云海，就象几万匹马向前跑着一样，顺着丹江，一直往东滚着。有几次风把云块推过来，玉山就象个大佛爷凸着肚子，把它又挡回去。电闪着，雷打着，风卷着云，雨乘着风，整个天空上呀，就象个唱戏大舞台。那时我也忘记害怕啦！只觉得好看。……”

（李准《耕云记》见《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536页）

◀评析▶这篇小说是通过主人公萧淑英的口述来发展故事、刻画人物的。上边这段话，是在对话中描写景色的，作者用人物口述来间接描写自然风光，写得形象逼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老宋又是微微一笑，笑得十分自信。他说：“明天你顶好亲自到渔船上去看看，现在渔船都组织起来了，有指导船，随时随地广播渔情风情。大船都有收音机，一般的船也有无线报话机，不等风来，消息先来了，船能及时避到渔港里去，大海还能逞什么威风？——不过有时意料不到，也会出事。有一回好险，几乎出大事。那回气象预报没有风，渔民早起看看太阳，通红通红的，云彩丝儿不见，也不象有风的样子，就有几只渔船出了海。不想过午忽然刮起一种‘阵风’，浪头卷起来比小山还高，急得渔民把桅杆横绑在船上，压着风浪。这又有什么用？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打到船上来，船帮子都打坏了，眼看着要翻。正在危急的当儿，前边突然出现一只军舰。你知道，那里离朝鲜南部不远，不巧会碰上敌人的船。渔民发了

慌，想跑又跑不掉。那条军舰一步一步逼上来，逼到跟前，有些人脱了衣裳跳下海，冲着渔船游过来。渔民一看，乐得直喊：‘是来救我们的呀！’不一会儿，渔民都上了军舰，渔船也由军舰拖回去。渔民都说：‘要不是毛主席派大兵舰来，这回完了！’”

（杨朔《海市》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19页）

◀评析▶这是舵手老宋向“我”介绍渔民新生活的一段谈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社会的赞颂之情。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次出海遇险的情景，写天色，写风浪，如一幅幅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写海军战士奋不顾身地抢救渔船，以及渔民们得救时的欢乐心情，都生动逼真，历历在目。

“这有什么奇怪的！”希尔金说。“世界上有不少性情孤僻，跟寄生虾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壳里去。也许这是隔世遗传的现象，这里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却孤伶伶地往在自己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吧；要不然，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态……不必往远里说，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好了……他也真怪，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他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用套子包好，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睛，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蓬来。总之，这人表现了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把自己包在一层外壳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

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吓坏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法令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判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份，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份。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542—543页）

◀**评析**▶《装在套子里的人》全文几乎都是采用对话的形式来写的。这一般对话，就是通过中学教师布尔金之口，十分精彩地介绍了主人公别里可夫的习惯爱好、所言所行，使别里可夫这个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顽固地捍卫旧制度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与其他描写配合运用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张。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

（《古代散文选·鸿门宴》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181页）

◀评析▶作者把人物的对话、行动和肖像描写结合起来，表现出樊哙怒发冲冠，闯入敌营，置生死于不顾的壮士形象。

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道：“今日之妆，乃迎新送旧，非比寻常”。于是脂粉香泽，用意修饰，花钿绣袄，极其华艳，香风拂拂，光彩照人。

（胡士莹选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197页）

◀评析▶通过人物自述和肖像描写，道出了杜十娘爱情破灭后准备以身殉情的从容自若的心情。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87—188页）

◀评析▶这里，作者把对话描写，与动作、景物描写结合起来，表现出不同人物形象。曹操虽慧眼巨睛，识别刘备，但不善于掩饰；刘备却老谋深算，惯于藏拙。在韬晦心机败露后，又能随机应变，加以搪塞。

云纵马过桥，行二十余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云喘息而言曰：“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365页）

◀评析▶赵云出生入死，单骑救主，终于把阿斗送到刘备

跟前。刘备接到阿斗不是立刻抱入怀中，着意爱抚，而是掷之于地，并怒骂：“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对话和动作描写结合起来，很恰切地表达了当时刘备的虚假心意。“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甩阿斗，收买人心”，可见，这一细节形象的特殊意义已深入人心。

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66页）

◀评析▶张飞怒吼三声，惊得夏侯杰“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连曹操也吓得“回马便走”。作者将人物语言与一系列细节动作结合起来，极其夸张地表现了张飞勇猛无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豪壮气魄。

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栓，后门也关了，却搬些按酒、果品、蔬菜，入武松房里来，摆在桌子上。武松问道：“哥哥那里去未归？”妇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我和叔叔自饮三杯。”武松道：“一发等哥哥家来吃。”妇人道：“那里等的他来！等他不得！”说犹未了，早暖了一注子酒来。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烫酒正当。”妇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妇人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火头边桌儿上，摆

着杯盘。那妇人拿盏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道：“叔叔满饮此杯”。武松接过来，一饮而尽。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说道：“天色寒冷，叔叔饮个成双杯儿”。武松道：“嫂嫂自便。”接过来又一饮而尽。武松却筛杯酒，递与那妇人吃。妇人接过酒来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来，放在武松面前。

……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只管把闲话来说。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

那妇人起身去烫酒，武松自在房里拿火箸簇火。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应他。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声。那妇人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半盏儿残酒”。

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你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嫂嫂！再来休要恁地！”那妇人通红了脸，便收拾了杯盘盏碟，口里说道：“我自作乐耍子，不值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敬重！”撇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版284—286页）

◀评析▶这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引逗武逗的一段精彩文

字。潘金莲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卖弄风情，颠狂作态。她的一言一行都带着极大挑逗性。从武松进门，她就忙活开了：开始是笑脸相迎，接去毡笠；继而满摆果品，殷勤劝酒；最后，捏肩试探，淫心大露。而武松是个铁心汉子，豪爽英雄。他的话简短诚直，句句实在。对潘金莲的撩拨，开始不知道，因而脱靴烤火，饮酒自如；接着有所发觉，却低头不语，佯作不知，因为她毕竟是嫂子，不便发作。后来，看她蜂狂蝶态，太不象样，才摔杯泼酒，手推妇人，臭骂一顿，拂袖而去。两个人物，一颠一直，一媚一刚，两种心理，两样性格，何其分明！

……下晚，她软和地对赵玉林道：

“人家说：咱们算一等级，该多分一点，光分这几件破旧衣裳，咋过冬呀？”

“能对付穿上，不露肉就行。‘满州国’光腚，也能过呀。”赵玉林回答她。锁柱他妈，是一个温和驯顺的娘们，多少年来，她一声不吱，跟赵玉林受尽百般的苦楚。在“满州国”，常常光着腚下地，……因为恋着他，她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如今他当上主任，人家说，锁柱他妈出头了。主任是啥？她不摸底，光知道赵玉林当上主任以后，天天起五更，爬半夜，忙的净是会上的事情，家事倒顾不上了。……赵玉林说“不露肉就行。”她也想：“不露肉就行，要多干啥？”可是今儿赵玉林因为农会事情办得挺顺利，心里很舒坦，而且觉得他的女人真是一个金子不换的娘们，他怕她心眼不乐，抚慰她道：

“你别着忙，老百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

（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1页）

◀评析▶这段描写，语言朴实，饱含深情，在简练的对话中，配合着人物细致而真实的内心活动，把心和声极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表达了觉悟后的农民无比纯洁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作者通过赵大嫂的心理活动衬托出赵玉林的一心为公；又用赵玉林对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的抚慰，赞美了赵大嫂的质朴和纯真，达到了“言传心声”的妙境。

山头上滚过一阵雷声。远处扯着闪电。闯王停一停，借着地上的熊熊火光，向将领们的脸上望了一圈。……

突然，从山下边传来一只猛虎的吼叫，非常愤怒、雄壮、深沉，在对面高山的峭壁上震荡着回声。乌龙驹侧耳倾听，分明受到了强烈刺激，当猛虎的吼声一停，它便高高地抬起头，发出一阵萧萧长鸣，……

“我们在商洛山中，”他说，“被围的铁桶相似，万分困难。为什么官军杀不进商洛山呀？为什么咱们能连得胜利？为什么郑崇俭这老狗不能够使咱们饿死在商洛山中呢？你们说，为什么？”

有一个声音回答：“因为有你闯王在，天大的难关也能过。”

闯王用鼻孔冷笑一声：“哼，我李闯王并没有三头六臂！是因为老百姓恨官军奸掳烧杀，咱们硬是剿兵安民，保护商洛山中百姓们不受官兵之灾；百姓们一辈辈受够了土豪大户的盘剥欺压，咱们严惩土豪大户，为百姓申冤报仇；老百姓痛恨官府催粮催捐，苛捐杂派多如牛毛，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咱们不许官府派人到商洛山中征粮要款；年荒劫大，百姓们不是离家逃荒，流离失所，便是等待饿死，咱们破山寨，打富豪，弄

到粮食就分一半赈济饥民。就凭着这些办法，咱们才能够在商洛山中闯过一道一道难关，经历一次一次风险，最后平安地突围出来。我打了几十年仗，只是在商洛山中一年多才认真地想了些道理，增长了在平日战场上没有过的阅历。从今往后，谁要想同我们联合，可以，但是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主张，以我们的宗旨为主。不然，滚他妈的！只要我们为百姓剿兵安民，严惩乡绅土豪，除暴安良，打开大户粮仓赈济饥民，并且使官府不能再向百姓横征暴敛，使百姓稍有喘息机会，只要我坚决这样行事，还怕老百姓不跟咱们一心么？还怕咱们兵少将寡，力单势弱么？……”

……虎声未停，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群山上松涛汹涌澎湃，无边无涯，好象是几万匹战马在广阔的战场上奔腾前进，而乌龙驹和几匹战马一次又一次激动地萧萧长鸣。李自成勒紧马头，提高声音说：

“要做一番英雄事业，就得有一把硬骨头，不怕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摔跟头，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打江山不是容易的，并不是别人做好一碗红烧肉放在桌上，等待你坐下去狼吞虎咽。真正英雄，越在困难中越显出是真金炼就的好汉。这号人，在困难中不是低头叹气，而是奋发图强，壮志凌云，气吞山河。能在艰难困厄中闯出一番事业才是真英雄。困难中有真乐趣。我就爱这种乐趣。在安逸中找快乐，那是庸夫的快乐，没出息人的快乐。我们的困难不会长久了，闯过去这一段日子就会有大的转机。没有出息的可以随便离开我，我不强留；有出息的，跟随我到郧阳山中！”

（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二十八章见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26—128页）

◀评析▶李自成出商洛山时的阵前讲话，慷慨激昂，深沉雄壮，如开闸之水，滔滔不绝，气势磅礴，其壮志豪情，显示出农民英雄的本色，表现了农民起义领袖在革命低潮时，不灰心，不动摇，有胆识，有远见，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作者在这长段讲话中，配合着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有声有色地刻画李自成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捕捉了特定环境中可以利用的景物，突出地写了沉雷的轰鸣、猛虎的吼叫、战马的萧萧、松涛的汹涌澎湃，组成一支宏伟高亢的乐曲，强烈地烘托李自成讲话的深沉、雄壮。这不仅使长篇人物语言有顿挫，而且如风云托月，把整个人物语言描写得色彩绚丽、气势恢宏。

我父亲突然好象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象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你，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神色很狼狈，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晚会重新回来拖累我们的。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楣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42—144页）

◀评析▶这两段文字不仅有对话描写，而且还配合动作、情态、心理活动等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菲利普夫妇碰见于勒后的精神和心理：在没有确定那个衣衫褴褛的年老水手是否真是于勒时，他们惊疑；在证实是于勒回来后，他们惊慌。“这惊疑”和“惊慌”与原先他们盼望于勒回来的“惊喜”，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思想。

“老板在家吗？”图金霍恩先生说。

老板在家，嘉斯德这就去把他叫来。

……

斯纳斯比先生出现了；只见他满脸油光，冒着汗珠，散发着馥郁的茶香，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他咽下了一片抹着黄油

的面包，说道，“我的天，原来是你啊！图金霍恩先生！”

“斯纳斯比，我想跟你说句话。”

“好极了，先生！我的天啊，你干吗不打发你的听差来叫我呢？请到铺子里边来，先生。”斯纳斯比转眼间变得容光焕发。

那间狭窄的屋子，散发着羊皮纸的强烈的油脂味，这里既是仓库，又是帐房，又是誊写室。图金霍恩先生坐在写字桌旁的凳子上，朝四下看了一眼。

“斯纳斯比，这是关于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事情。”

“是的，先生。”斯纳斯比先生把煤气灯旋亮，用手捂着嘴，谦逊地咳嗽了一声，心里想着又可以捞一把了。斯纳斯比先生是个胆小的人，因此常常用咳嗽来表达各样的意思，免得多说话。

（狄更斯《荒凉山庄》第十章黄邦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74页）

◀评析▶这段文字，把对话、行动、环境、肖像、心理等描写熔于一炉，使人物的身分地位和性格特点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图金霍恩是个冷酷的律师，他那冷漠的问话、“朝四下看了一眼”的神态动作，显示出他的傲慢和狡诈。斯纳斯比则是个利欲熏心的商人，作者通过他阿谀奉承的答话，遇事爱“咳嗽”的细节动作以及他心理活动的描写，使一个鄙俗贪婪的商人形象跃然纸上。

“汤姆！”

没有回答。

“汤姆！”

没有回答。

“这孩子是怎么搞的，咦？汤姆你这冤孽呀！”

没有回答。

老太太把她的眼镜拉到眼镜底下，从镜片上面向屋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她又把眼镜弄到眼睛上面，从眼睛底下往外看。象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家伙，她很少甚至从来就不戴正了眼镜去找。这副眼镜是很讲究的，也是她得意的东西，她配这副眼镜是为了“派头”，而不是为了实用——她看东西的时候，哪怕戴上两块火炉盖，也一样看得清楚。她一时显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就说：

“好吧，我赌咒，我要是抓住你，我可就要……”声音并不很凶，可还是足够让桌椅板凳听得清楚。

她那句话没有说完，因为这时候她正在弯下腰去，拿苕帚在床底下拨，所以她需要喘一口气拨一下才行。结果她却除了猫儿而外，什么也没有弄出来。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孩子更淘气的！”

她又走到敞开的门口，站在门洞里，向她那满园子的西红柿梗和曼陀萝草当中搜寻。还是没有找到汤姆。于是她就抬起头来，特意向着远处高声地嚷道：

“汤姆你——这——冤孽呀！”

（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张友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2页）

◀评析▶汤姆是个贪玩好斗的调皮孩子，他最爱东躲西藏。这一段写汤姆的姨妈寻找汤姆的描写，主要是写这个老太太的语言，也配合写了她挪动眼镜、弯腰拿苕帚以及在园子里搜寻等的动作，把她的神气语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生动。

“你知道什么是友谊吗！”他问道。

“知道的，”吉卜西女郎答道，“那是象兄妹样的，两个相触而不相连的灵魂，就象一只手里的两根手指头。”

“爱情呢？”甘果瓦问。

“呀，爱情么！”她说，声音颤抖着，眼睛闪着光。“那是两人合而为一。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成一个天堂。那就是天堂。”

这个街头舞女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美得出奇，有力地震撼着甘果瓦，使他觉得这种美和富丽的东方语言很能配合。她底玫瑰色的纯洁的嘴唇半开着；她底思想在她光辉庄严的前额上掠过，好象一面镜子上掠过了一口气息似的；在她的低俯着的长而黑的睫毛下，闪出一种难以描绘的光辉，使她的面容带着一种理想的柔和美，好象拉斐尔后来在贞洁、庄严、崇高的神秘的交点上所寻求的。

（雨果《巴黎圣母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29页）

◀评析▶这段对话生动地表明爱斯梅哈尔达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作者辅以人物的语调、神态、肖像等的描写，更加强了对话的表现力。

一看见丈夫瞪着金子的眼光，葛朗台太太便叫起来：

“上帝呀，救救我们！”

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

“什么东西？”他拿着宝匣望窗前走去。“噢，是真金！金子！”他连声叫嚷。“这么多的金子！有两斤重。啊！啊！”

查理把这个跟你换了美丽的金洋，是不是？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交易化得来，小乖乖！你真是我的女儿，我明白了。”

欧也妮四肢发抖。老头儿接着说：

“不是吗，这是查理的东西？”

“是的，父亲，不是我的。这匣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寄存的东西。”

“咄，咄，咄，咄！他拿了你的家私，正应该补偿你。”

“父亲……”

好家伙想掏出刀子撬一块金板下来，先把匣子望椅子上一放。欧也妮扑过去想抢回；可是箍桶匠的眼睛老盯着女儿银梳妆匣，他手臂一摆，使劲一推，她便倒在母亲的床上。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63页）

◀评析▶金钱与女儿，那个显得重要，葛朗台选择的是前者，他可以为金钱而不顾女儿的死活。这段文字将语言描写与行动描写结合运用，话画出一个见钱眼开的投机商的丑恶嘴脸。

描写同一人物前后不同的语言

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诺！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刺刺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

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言轻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差拨见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13—114页）

◀评析▶差拨初见林冲，因对方没把钱给他，就破口大骂，视若仇敌。可是，当林冲拿出五两银子送他之后，他摇身一变，由辱骂变成阿谀、恭维和同情，仿佛知己。前后表演不一，判若两人。难怪林冲感叹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

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

……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象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39—45

◀评析▶范进中举前，胡屠户不拿他当女婿，随意在他脸上啐唾沫，大骂：“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态度是那样地蛮横和倨傲；范进中举后，胡屠户立刻改变常态，肉麻地吹嘘：“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态度又是如此之卑下和谦恭。作者通过不同场面，胡屠户对女婿态度前后变化的描写，生动刻划了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了科举制度给予人们精神上的严重毒害。

……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听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919页)

◀评析▶作者让人物自我表演，自我画像。威严赦赦的文

制台，开始对巡捕的“回话”是“打”和“骂”，态度异常骄横；后来，一听见“洋人”二字，就吓得无所适从，丑态百出。从他前倨而后恭的丑恶表演中，充分表现出这位制台惧洋媚外，奴颜婢膝的走狗奴才性格。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

我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鲁迅《故乡》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13—119页）

◀评析▶这是《故乡》中的闰土在不同时期说的话。少年时代的闰土语言天真、单纯，充满生活的欢乐。三十年后的闰土，由于生活的折磨，他的语言也变了样子，在时断时续、一字一叹的话语中，充满了忧患，有说不尽的痛苦和辛酸。从不同时期的人物语言中，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我爬起来边扶自行车，边大声吼道：“你就不长着耳朵？听不见铃声？”……他捡起草帽，一边慢慢往起爬，一边和和乎平地說道：“你也别发火，我也不要生气。反正都跌倒了，各人爬起来走吧！”

.....

老姜头全身是水，脸色灰白，冷得直打哆嗦。他一爬上堤堰，就气喘吁吁地对老田说：“堵不住啦！我是没有这个本事了！”……老田象只猛虎一样转脸对老姜吼道：“非堵住不可！你再胡说八道惑乱人心，我先把你填到水里！你要敢离开这里一步，我马上把你推下去！”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见《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2、13页）

◀评析▶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导干部——县农建局副局长兼防汛副总指挥老田，他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工作扎扎实实，待人平易可亲。这个看来极为平常的人，到了紧急关头，却显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概，表现出他的魄力和才干。老田在不同场合讲的不同的话，都表现了他的思想性格：涉及个人得失，可以“与世无争”，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则铁面无情。这样的人物语言，闻其声如见其人，确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传神之笔。

“嗯！不错……”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拿出钱来，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放出种种野畜牲来，会有什么下场。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叶尔德林，”警官对巡警说，“去调查一下，这是谁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呢，把他弄死好了。马上去办，别拖！这多半是条疯狗……请问，这到底是谁家的狗？”

“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它是那么小；你呢，却长得这么魁梧！你那个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费了。你这种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也知道。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居然有人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见，你们猜猜看，结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功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我们绝不能不管。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将军的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儿，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象起风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

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可要是每个猪崽子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那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问他好了！——喂，普洛诃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上那儿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

“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普洛诃尔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诃尔接着说，“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他哥哥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到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吗？”

“是来住一阵的。”

“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赖，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什么发抖呀？呜呜……呜呜……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指赫留金——引者注）恐吓说，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

（契诃夫《变色龙》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年版142—145页)

◀评析▶契诃夫的笔，简直就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它极其细致而又深刻地剖析了“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内心世界。在如何处置一条狗咬人的问题上，奥楚蔑洛夫就象一条变色龙一样，前后几次反复，作了令人作呕的表演，而这种表演又主要是通过他的对话体现出来的。作者在这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善于阿谀逢迎的沙皇政府警官的形象。

莽麦秆儿 老爷，外头有一个人想见您。

阿尔巴贡 告诉他我有事，下次再来。

莽麦秆儿 他讲，他是给老爷送钱来的。

阿尔巴贡 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莫里哀《吝嗇鬼》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67页)

◀评析▶简洁的四句对话，运用对比手法，鲜明地勾勒了阿尔巴贡见钱眼开、财迷心窍的性格特征。

答尔丢夫 (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 哎哟! 天啊，我求求你，未说话以前你先把这块手帕接过去。

桃丽娜 干什么?

答尔丢夫 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

.....

欧米尔 这一番话确是多情；不过，说真的，却有点令人惊奇，我认为您应该使您的心更坚强一些，对于这样一个计划似乎还欠一点思索。象您这样一个虔诚的

教徒，到处大家都称为……

答尔丢夫 哎哟！尽管是虔徒，我总是个人呀，一看见您这样天仙似的美人，这颗心可就再也把持不住，什么理智也没有了。我知道由我口里说出这样话来，未免有点奇怪，然而，太太，我究竟并不是一位天神，倘若您以为我不应该对您表示爱情，那么您只有怪您自己那种撩人的丰姿。自从我一见您那光彩夺目人间少有的美貌，您便成为我整个心灵的主宰；您那美丽眼光包含着的无法形容的温柔，击退了我内心顽强的抵抗；禁食、祷告、眼泪，什么也抵挡不住这种温柔，我的全部心愿都转移在您的美貌多姿上面。我的眼色，我的叹息已经把这种情形向您暗示过一千次，现在为表示得更清楚一些，我再用嘴来对您明说，倘若您肯用一种稍微和善一点的心情来体贴您这不肖奴才的忧伤烦恼，倘若您肯大发慈悲来安慰我一下，肯降尊俯就到我这卑微低贱的人，那么，甜美的宝贝呀！我对您的虔诚一定是举世无双的虔诚。再说跟我要好，您的名誉是不会有危险的，也不必怕我这方面会有什么忘恩负义的举动。

（莫里哀《伪君子》见《莫里哀喜剧选》赵少侯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245—247页）

◀评析▶在女仆桃丽娜面前，答尔丢夫俨然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虔诚的教徒，但在女主人欧米尔面前，他又换了一副嘴脸，露出了馋涎欲滴的下流相。前后两番表演，不正是伪君子绝妙的自我写照吗？

相关人物的对比描写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门行》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368页）

◀评析▶一个城市贫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妻子却不肯让他冒险犯法，极力劝阻。这对贫苦夫妻的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他俩矛盾的性格特征：丈夫刚强坚定，敢于反抗，妻子则顾虑重重，逆来顺受。

三人回至新野，过了数日，玄德使人探听孔明。回报曰：“卧龙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备马。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孟子云：‘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孔明当世大贤，岂可召乎！”遂上马再往访孔明。关、张亦乘马相随。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张飞曰：“天寒地冻，尚不用兵，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辈怕冷，可先回去。”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25页）

◀评析▶在“朗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的恶劣气候中，刘备不畏严寒，不嫌路远，乘马去卧龙岗拜访孔明，显得如此地诚心和谦恭；而张飞却认为这是“远见无益之人”，要返回新野，以避风雪。两相对比，可见刘备虚心求贤，殷勤纳士的精神。

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分付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

“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

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0—331页）

◀评析▶以上对话着重表现了刘备、张飞、孔明三人各自的性格特色：张飞的鲁莽急躁，刘备的求贤若渴，诸葛亮的故作傲慢，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三个人物集中在一起表现，

互相对比、映衬，使各自的性格特点越加分明。

瑜大惊曰：“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肃劝曰：“若杀孔明，却被曹操见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肃曰：“何以公道斩之？”瑜曰：“子敬休问，来日便见。”

次日，聚众将于帐下，教孔明议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问孔明曰：“即日将与曹军交战，水路交兵，当以何兵器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军中正缺箭用，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枝箭，以为应敌之具。此系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见委，自当效劳。敢问十万枝箭，何时要用？”瑜曰：“十日之内，可完办否？”孔明曰：“操军即日将至，若候十日，必误大事。”瑜曰：“先生料几日可完办？”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瑜曰：“军中无戏言。”孔明曰：“怎敢戏都督！愿纳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瑜大喜，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置酒相待曰：“待军事毕后，自有酬劳。”孔明曰：“今日已不及，来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饮了数杯，辞去。鲁肃曰：“此人莫非诈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对众要了文书，他便两胁生翅，也飞不去。我只分付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公今可去探他虚实，却来回报。”

（罗贯中《三国演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99—340页）

◀评析▶周瑜的一切计策都瞒不过诸葛亮的眼睛，因而感到十分恐惧。所以，决意伺机除掉他。请孔明造箭这正是好机会；而诸葛亮腹有良谋，成竹在胸，运筹帷幄，虚与周旋，使东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手掌之中。既巧为免祸，又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

一个妒贤嫉能，心胸狭窄，处处设计害人，一个勇敢机智，从容大度，事事以大局为重。两相比照，何其分明。

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

林冲将引妻小并使女锦儿，也转出廊下来，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林冲见了，叫道：“师兄那里去？”智深道：“我来帮你厮打。”林冲道：“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令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7—88页）

◀评析▶对待高衙内侮辱林冲老婆这一事件，林冲和鲁智深的态度不同。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彼此不同的性格：一个是“不怕官，只怕管”，未曾打人先手软；一个是天不怕，地不怕，太尉也不在眼下。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怎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465—466页）

◀评析▶以上对话富有个性化。李逵是破产农民，坦率朴实，说话直爽。他见宋江脸黑，就呼之“黑汉子”，不会客套。别人怪他粗鲁，他还不接受。他以前喊宋江为黑宋江，现在见面了还是喊黑宋江，戴宗提醒他眼前就是宋江，他仍不知道改变称呼。这表明他表里一致，不晓得假客套和绕圈子。戴宗是西院押牢节级，常以“上等人”自居。所以，他斥责李逵不识体面，要李逵称宋江为“官人”和“仁兄”，甚至用“犯上”的词语来威吓李逵。可见，他有较多的贵贱尊卑的儒家思想。

卢俊义拜于地下，说道：“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拚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

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撒开！”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53—854页）

◀评析▶同样是拥护宋江，不赞成卢俊义做山寨之主，但各人所说的话有各不相同的风度、气概，显示各不相同的性格。吴用和武松都从山寨前途进行劝告，但吴用经过深思熟虑，虽然说得委婉，却极有分量，不愧为“智多星”；武松虽未直接冲撞卢俊义，但比吴用说得显露得多。李逵和鲁智深是著名的火爆性子，所以一言不合，就大叫“散火”“撒开”；而李逵还要“杀将起来”，比鲁智深更其猛烈。至于刘唐的话，感慨多于愤怒，虽也不赞成宋江谦让，但一下子又说不上多少道理；它所反映的性格，自与其余四人不同。

贾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迭连声：“拿宝玉来！拿大棍拿绳来！把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

……

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绳来勒死。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

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如一同死了，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说毕，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

……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环来说：“老太太来了——”一言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

……

袭人咬着牙说道：“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这个分儿。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

……

宝玉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

……

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旧倒下，叹了口气，说道：“你又做什么来了？太阳才落，那地上还是怪热的，倘或又受了暑，怎么好呢？我虽然捱了打，却也不很觉疼痛。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你们，好在外头布散给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别信真了。”

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

堵，更觉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898—407页）

◀评析▶这是多么精彩的场面描写！这里有冷酷无情的封建卫道者的狠毒镇压，有含情脉脉的封建淑女的婉言规劝，有伤心疼痛的母子间的骨肉之情，有互为知己的心心相印的爱怜，有叛逆者的反抗到底的决心。真是一石投下，万山回响。作者用对比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把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不同态度和不同性格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

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

（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席方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243页）

◀评析▶冥王横行暴戾，凶残毒辣，席方平为父伸冤，百折不挠；小鬼鉴于席方平的壮烈性格，失声赞颂。通过这三方面话语的对比、映衬，更突出了席方平不畏强暴，申冤雪恨的

反抗形象。

又研问所由来。小谢笑曰：“痴郎！尚不敢一呈身，谁要汝问门弟，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对丽质，宁独无情；但阴冥之气，中人必死。不乐与居者；乐于居者，安可耳。如不见爱，何必玷污两佳人？如果见爱，何必死一狂生？”

……

生闻少欢，欲与同寝，曰：“今日愿为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开导，颇知义理，何忍以爱君者杀君乎？”执不可，然挽颈倾头，情均伉俪。

（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774—777页）

◀评析▶狐鬼秋容和小谢原满心邪念，不断挑逗陶生。陶生知“阴冥之气，中人必死”，因而义正辞严，据理驳斥。后陶生落难坐牢，秋容和小谢奔波相救，对他关心备至，陶生对她俩产生了爱情，但二狐鬼在陶生开导之下，“颇识义理”了，不肯俯就。作者通过两次对话，将陶生的态度和秋容、小谢的思想转变，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门帘一动，随着月光闪进来一个少女的身子。她在外面就听到谈话的声音，掀开门帘却意外地看见房里的黑暗和嵌在光亮的玻璃窗上的两个半身人影。“怎么，你们连灯也不点一个！”

“灯刚才熄了，”觉新顺口答了一句。……

“真奇怪，你们闭着眼睛高谈阔论，”淑华笑着说，这时灯刚重燃，房里又有了一点橙黄色的光。

“你们刚才在谈什么？”淑华望着她的两个哥哥好奇地问

道。

“我们随便谈谈，”觉新支吾地说。淑华也并不追问，她开始说明她的来意。

“大哥，妈要你去。周家枚表弟要‘结亲’了。大舅舅要请你帮忙。”

“枚表弟要结婚？”觉新惊疑地问道。

“是。日期还没有定，不过也很快。就要下定了。我觉得大舅舅古怪，枚表弟年纪这样小，不好好让他读书，却叫他‘结亲’。听说新娘子今年二十一岁，”淑华不以为然地说。

“枚表弟今年不过十七岁，他跟你同年。”觉民说。

“呸，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把我扯在一起！新娘子跟你同岁，你为什么不说？”淑华对觉民笑道。

“三妹，你怕什么？我又不会把你嫁给枚表弟，”觉民反唇相讥地说。

“我谅你也不敢！我就不怕！我的事除非我自己答应，什么人都管不着我！”淑华理直气壮地说。

“三爸要管，你怎么办？”觉民冷冷地问道。

“又不是要他嫁人？他连二姐也管不着，还好意思来管我？”淑华大声地说。

“轻声点，”觉新在旁边警告道。

“不错，这才是我的好妹妹。”觉民忽然高兴地称赞道。

（巴金《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8—9页）

◀评析▶兄妹三人的对话，各具情态，性格回异。觉新身为兄长，囿于封建礼教，处处谨小慎微，说话极为检点；淑华率直大胆，无视封建礼法，追求个性解放，出语爽快锋利；而作为高家进步青年的代表的觉民，看到三妹的这些进步表现，

发自内心的称赞，自然溢于言表了。

崔二爷来气凶凶，
打一皮鞭问一声：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穷鬼们还能闹成个大事情？

“撒泡尿来照照你的影，
贼眉鼠眼还会成了精！

“五黄六月会飘雪花？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
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我一个死了不要紧，
千万个穷汉后面跟！”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73—74页）

◀评析▶崔二爷的话，表现了地主阶级狂妄的气焰，反动的本性。王贵钢铁般的语言，展示了革命战士坚定顽强、宁死不屈的性格。对话生动，感情鲜明。

张金龙冷笑说：“人家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我不干

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你要跟着我，你马上脱离工作；你要工作，咱俩就拉倒！”

小梅气得手脚冰冷，睁圆着眼儿说：“张金龙，你别威吓我！拉倒就拉倒！我还能搁下革命跟你走啊？咱们车走车道，马走马路，谁也不跟谁相干！”

（袁静等著《新儿女英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102页）

▲评析▲这段对话，写张金龙在区小队犯了错误，受到批判后，胁迫杨小梅跟他一起离队。两个人立场不同，性格各异，话语间针锋相对，对比鲜明。张金龙嘴里的“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完全是一种流氓无赖的口吻，也是他混迹于革命队伍的思想动机的真实流露。杨小梅说的“咱们车走车道，马走马路”，义正辞严，态度决绝，表明她的革命坚定性，用的不是一般政治术语，而是群众的生动口语。

狗子：赵大爷给我出的主意：教我到派出所去坦白，要不然我永远是个黑人。坦白以后，学习几个月，出来那怕是蹬三轮去呢，我就能挣饭吃了。

四嫂：你看不起蹬三轮的是不是？反正蹬三轮的不偷不抢，比你强得多！我的那口子就干那个！

狗子：我说走嘴啦！您多担待！（赔礼）赵大爷说了，我要真心改邪归正，得先来对程大哥赔“不是”，我打过他。

……

四嫂：疯哥，别光叫他赔不是，你也照样儿给他一顿嘴巴！一报还一报，顶合适！

……

疯子：四嫂，叫他去吧，赵大爷不会出坏主意，再说我也不会打人！

……（狗子一揖，搭讪着往外走）

疯子：回来，你伸出手来，我看看！（看手）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

（老舍《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51—53页）

◀评析▶三个人物对话，各有自己的口吻、情态，在语言的对照中显示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小流氓冯狗子受了治安委员赵大爷的教育，愿意改邪归正，但他还是油腔滑调，轻视劳动，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四嫂心直口快，理正词严，说得出口，做得到，字字铿锵，不愧劳动人民本色。程疯子原来心地善良，解放后完全信赖党的政策，他没有按四嫂说的“一报还一报”地去打冯狗子，显出宽宏大量，着意于对小流氓的改造。“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这里通过典型细节的语言动作，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既有对冯狗子过去充当恶霸爪牙的严厉谴责，又寄予唤醒他重新做人的殷切期望，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主仆二人正说着话，抬头望见了平原上的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一眼看见了，马上对他的侍从说道：“命运给咱们安排的事儿，比咱们自己所想往的还要好些。你瞧那边，桑乔·潘萨朋友，你看见那三十多个可怕的巨人了吧？我要去跟他们打，把他们统统收拾了，抢过他们的东西来，让咱们自己阔绰阔绰。这是合法的战斗，而且把这么一伙子坏东西从地面上清除出去，也就是为上帝效了一点劳吧。”桑乔·潘萨道：“什么巨人？”他的主人回答道：“你看，那些伸着长长的脖子的，

他们每人有几条膀子，差不多有一二十里长呢。”桑乔道：

“你仔细看看，先生，那些不是巨人，是风车；那些好象膀子的东西是帆翼，让风吹着叫磨盘转动的。”堂吉诃德道：

“嗨，这么看来，你对于冒险的事是不内行的了。他们确实是巨人。你要是害怕，就站在一边祷告去吧，我决计要跟他们来一场以寡敌众的狠斗了。”说着，他就拍马上前，尽管他的侍从在背后大声叫喊，说那些一定是风车，不是巨人，他却一顾也不顾。原来他被先入之见完全支配了，以为那些一定是巨人，所以桑乔的喊叫他听不见，而且觉得很近了也还辨不清到底是什么，仍旧勇往直前地大声喊道：“不要逃，你们这些懦夫，这些下贱的恶棍！怕什么？现在来攻打你们的不过是个单身的骑士！”正在这当儿，风势大了一点，那些大帆翼开始转动起来。堂吉诃德看见了，喊道：“好吧，就算你们比布利亚里阿再多伸几条膀子出来，你们还是要倒楣的！”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8—189页）

◀评析▶堂吉诃德和桑乔主仆二人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人物形象，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同是看到风车，一个说是“巨人”，要以死相拚；一个说是“风车”，上前竭力加以劝阻。从这件事中，显示出堂吉诃德的狂热、幻想，行为怪诞的性格特点和桑乔的冷静，讲究实际、小心谨慎的性格特点。

李 尔：现在我要向你们说明我的心事。把那地图给我。告诉你们吧，我已经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我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一切事务的牵累，把责任交卸给年轻力壮之人，让自己松一松肩，好安安心心

地等死。康华尔贤婿，还有同样是我心爱的奥本尼贤婿，为了预防他日的争执，我想还是趁现在把我的几个女儿的嫁奁当众分配清楚。法兰西和勃艮第两位君主正在竞争我的小女儿的爱情，他们为了求婚而住在我们宫廷里，也已经有好多时候了，现在他们就可以得到答复。孩子们，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以前，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最爱我？我要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高纳里尔，我的大女儿，你先说。

高纳里尔：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过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荣誉的生命；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她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这一种爱可以使唇舌无能为力，辩才失去效用；我爱你是不可以数量计算的。

考狄利娅：（旁白）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

李 尔：在这些疆界以内，从这一条界线起，直到这一条界限为止，所有一切浓密的森林、膏腴的平原，富庶的河流，广大的牧场，都要奉你为它们的女主人；这一块土地永远为你和奥本尼的子孙所保有。我的二女儿，最亲爱的里根，康华尔夫人，你怎么说？

里 根：我跟姊姊具有同样的品质，你凭着她就可以判断我。在我的真心之中，我觉得她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爱你的实际情形，可是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

心理：我厌弃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受的快乐，只有爱你才是我的无上的幸福。

考狄利娅：（旁白）那么，考狄利娅，你只好自安于贫穷了！可是，我并不贫穷，因为我深信我的爱心比我的口才更富有。

李 尔：这一块从我们这美好的王国中划分出来的三分之一的沃壤，是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世袭的产业，和高纳里尔所得到的的一份一样广大、同样富庶，也同样佳美。现在，我的宝贝，虽然是最后一个，却并不在我的心头；法兰西的葡萄做勃艮第的乳酪都在竞争你的青春之爱；你有些什么话，可以换到一份比你的两个姊妹更富庶的土地？说吧。

考狄利娅：父亲，我没有话说。

李 尔：没有？

考狄利娅：没有。

李 尔：没有只能换到没有；重新说过。

考狄利娅：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李 尔：怎么，考狄利娅？把你的话修正修正，否则你要毁坏你自己的命运了。

考狄利娅：父亲，您生下我来，把我教养成人，爱惜我，厚待我，我受您这样的恩德，只有恪尽我的责任，服从您、爱您、敬重您。我的姊妹们要是用她们整个的心来爱您，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嫁人呢？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那接受我的忠诚的誓约的丈夫，将要得到我的一半的爱，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假如我

只爱我的父亲，我一定不会象我的两个姊妹一样再去嫁人的。

李 尔：你这些话果然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吗？

考狄利娅：是的，父亲。

李 尔：年纪这样小，却这样没有良心吗？

考狄利娅：父亲，我年纪虽小，我的心却是忠实的。

李 尔：好，那么让你的忠实做你的嫁奁吧。凭着太阳神的光辉，凭着黑夜的神秘，凭着主宰人类生死的星球的运行，我发誓从现在起，永远和你断绝一切父女之情和血缘亲属的关系，把你当作一个路人看待。啖食自己儿女的生番，比起你，我的旧日的女儿来，也不会更令我憎恨。

（莎士比亚《李尔王》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4—7页）

◀评析▶这段对话安排在剧本的开始，对于剧中主人公及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来说，犹如出场的亮相——李尔王昏庸粗暴，真假不辨；长女、次女利欲熏心，谄媚逢迎；小女儿质朴忠厚，诚挚坦率。这种对比式的描写，使剧中人物的性格鲜明地区分开来，为他们的性格发展和变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突出考狄利娅与两位姐姐内心世界的迥然之别，作者还巧妙地向读者作了两次提示（旁白）。

“是你拿旗？”姑娘低声地问。

“是我。”

“已经决定了？”

“嗯。这是我的权利。”

“又要坐牢！”

巴威尔沉默着不响。

“你不能……”她说，又立刻停住了。

“什么？”巴威尔问。

“让给别人……”

“不！”巴威尔高声地说。

“您想一想吧，——您很有威望，大家都爱戴您！……您和那霍德卡是这儿的领袖，——你们的身体自由，你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您想一想！这样，你是会被充军的，——到很远的地方，长时间地！”……

“不，我已经决定了”巴威尔说。“无论怎样我都不放弃这件事。”

“我求你都不行？”

巴威尔忽然很快地，用一种严格的口气说：

“你不应当说这种话，——你怎么啦？你不应当这样！”

“我是人！”她低声说。

“是好人！”巴威尔也低声说，可是有点异样，好象是透不过气来。“是我所珍爱的人。所以……所以你不能说这种话……”

“再见！”姑娘说。

……

（高尔基《母亲》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241—242页）

◀评析▶这段对话，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莎馨卡和巴威尔在性格特点和思想境界上的差异。莎馨卡那低声的问话，那欲言又止的神态，这是她胆小、软弱、忧虑的性情的反映；

而巴威尔的高声回答，斩钉截铁的语调，显示出他坚定、勇敢的性格以及把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胸怀。

运用修辞手法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人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唐且不辱使命》见《古代散文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50—51页）

▲评析▲秦王和唐且的对话都运用了修辞手法，很富表现力。秦王的话带很大夸张性，“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极言天子发怒的严重后果，这是秦王的威吓之辞。而唐且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他以四六排比句式一气说出历史上几种“士人发怒”的不凡现象，回击秦王。语句有力，斩钉截铁。

尊曰：“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

（《汉书·王尊传》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259页）

◀评析▶王尊的话风趣而含蓄。他说张辅贪赃枉法，把地方上的钱都搜括到自己家里，正够把他埋葬了。联系到他搜刮钱财之多，这个“葬”字是很风趣的。同时含有处死刑的意思，又是很严峻的。所以，这段话既诙谐风趣，又含蓄深刻。

肃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成，工匠料物，都不应手，将这一件风流罪过，明白要杀我。——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02页）

◀评析▶孔明对鲁肃的答辞，用了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对偶句式，使得语气酣畅，音调铿锵。这正是善于辞令的谋士的语言。

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痾，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还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

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74—375页）

◆**评析**◆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蜀抗曹。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张昭深知诸葛亮的来意，又畏惧曹操威势，不愿吴蜀联盟，共拒曹魏。所以，在孙权帐下，首先向诸葛亮提出责难，企图一下子驳倒他，使吴蜀联盟计谋失败。而诸葛亮也深知张昭用心，所以，针对张昭责难，据理驳斥。这里选录的就是诸葛亮的驳辞。这段驳辞运用比喻修辞，写得极其有力，精彩。诸葛亮首先以鹏鸟自比，讥笑张昭辈为鼠目浅光的群鸟。再以“人染沉疴”，需服药调养，然后尽除病根，恢复健康作比，表明刘蜀只是暂时蛰居新野小城，以等待时机，图谋大业。这样的比喻加强了舌战力量，增加了说服力。

操点虎卫雄兵五万，布于教场中。果然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队伍；旌旗颭彩，人马腾空。松斜目视之。良久，操唤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见此兵革，但以仁义活人。”操变色视之。松全无惧意。杨修频以目视松。操谓松曰：“吾视天下鼠辈犹草芥耳。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

取，顺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15页）

◀评析▶曹操傲慢骄横，不可一世。列队陈兵，故显虎威，处处显示出枭雄形象；张松面对甲兵，毫无惧色，斜目鄙视，反唇相讥，张松一方面说曹操“战必胜，攻必取”，“无敌于天下”，一方面又历数他吃败仗情况，真是唇枪舌剑，具有极大的讽刺力量。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鲁迅《祝福》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61页）

◀评析▶不直接说祥林嫂死了，而是采用“婉言”这种修辞手法委婉地说“老了”，这并非仅仅出于忌讳，而是寄寓了短工对祥林嫂之死的深切的同情。

维岳！你虽然能干，可是还有些地方你见不到呀！那不是捉得完的！那好比黄梅天皮货里会生蛀虫一样，自然而然生出来！你今天捉完了，明天又生出来！除非等过了黄梅天！可是

我们这儿正遇着那黄梅天，很长，很长，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完的黄梅天！

（茅盾《子夜》见《茅盾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368—369页）

◀评析▶《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是中国三十年代民族工业家的典型。他刚愎自用，色厉内荏。他的事业雄心和刚愎作为，是建立在贪婪无厌的利润追获上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的精神力量 and 行动毕竟是软弱的。当雷震一样的工人、农民运动的消息，钻进他的耳鼓，他立刻感到苦闷和失望，内心深处便产生惶恐和不安。他对屠维岳说的这段话，正是他虚弱本质的写照。作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独特感受，以形象的比喻，写出了吴荪甫的反动心理，但却真切地从反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逼人的革命形势，使得吴荪甫忧世悲天，惶惶不安，不得不露出“纸老虎”的面貌。

文 清 憬方！（低下头。）

憬方不觉望着笼里的鸽子。

文 清 （没有话说，凄凉地），这，这只鸽子还在家里。

憬 方 （冷静地）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

文 清 （一楞）我——（忽然明白，掩面抽咽。）

憬 方 文清。

文清依然在哀泣。

憬 方 （皱着眉）不要这样，为什么要哭呢？

文 清 （大恸，扑在沙发上）我为什么回来呀！我为什么回来呀！明明晓得绝不该回来的，我为什么又回来呀！

憬 方 飞不动，就回来吧！

（曹禺《北京人》见《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412页）

◀评析▶ “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 “飞上动，就回来吧！”表面上似乎说的是鸽子，实际上指的是曾文清，语意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非常含蓄，耐人寻味。

周繁漪 （喝一口）苦的很。谁煎的？

鲁四风 我。

周繁漪 太不好喝，倒了它。

鲁四风 倒了？

周繁漪 （想起周朴园严厉的脸）先放在那儿也好。不，（厌恶）还是倒了它。

鲁四风 （犹豫）嗯。

周繁漪 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

（曹禺《雷雨》见《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1—23页）

◀评析▶ 药，确实是苦的，但周繁漪心灵上的苦痛甚于药苦。“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繁漪这句饱含辛酸的话，一语双关，明说药苦，实指“心苦”。

……张木匠生了气，捧到房子里跟她说：“人说你是‘小飞蛾’，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耷拉下来了？我是狼？”

（赵树理《登记》见《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306页）

◀评析▶ 写人，不写人的动作，却以动物的动作来比拟，将人拟物，十分形象生动。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楞了楞，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茶花更好看的茶花了。”

（杨朔《茶花赋》见《杨朔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210页）

◀评析▶把孩子鲜红、欢乐的笑脸比作童子面茶花，贴切、新巧、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人类美好的希望。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天空在掣电，在打雷，在下着大雨。这真有点使人害怕！这时有人在敲着城门。老国王就走过去开门。

站在城门外的是一位公主。可是，天哪！经过了风吹雨打以后，她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面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

是的，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考查出来，”老皇后心里想，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走进卧房，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于是她取出二十床垫子，把它们压在豌豆上；随后她又在这二十床垫子上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这位公主夜里就睡在这些东西上面。

早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样。

“啊，不舒服极了！”公主说，“我差不多整夜没有合上眼！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我睡到一块很硬的东西上

面，弄得我全身发青发紫。这真怕人！”

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压在这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嫩的皮肤的。

（安徒生《豌豆上的公主》，见《安徒生童话选》，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36—37页）

◆评析◆公主是娇滴滴的剥削阶级的寄生虫，过惯了豪华舒适的生活，她睡在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上面，垫子下面有一粒豌豆，她就嚷嚷“不舒服极了”，这种夸张性的人物语言描写，能生动地、强烈地表现出公主的性格特征。

罗密欧 但是静静，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房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妒的月亮；

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

她气你原是她的女侍，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着她吧，因为她嫉妒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

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

哦，要她知道了多好！——

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
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
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
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
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满天的光明，
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喂，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
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朱丽叶 （低微）

噫，天！

罗密欧 她说了话，——

哦，再说一句，光明的天使！

今天夜里你是这样的辉煌，在我头上，

就象天堂里飞着的使者

跨过懒懒的白云在太空里飞，

凡人们一面惊愕，一面仰望，

睁着吃惊的眼后退。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03—105页）

◀评析▶罗密欧热切地爱着朱丽叶，在他眼里，朱丽叶就是美的象征，爱的化身。作者在这两段独白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运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极其生动地表达了罗密欧对朱

丽叶的爱慕之情。同时，作者又借助于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致入微地透露出罗密欧急于要会见朱丽叶的心理。

公爵 大家让开些，让他站在我的面前。夏洛克，人家都以为——我也是这样想——你不过故意装出这一副凶恶的姿态，到了最后关头，就会显出你的仁慈恻隐来，比你现在这种表面上的残酷更加出人意料；现在你虽然坚持着照约处罚，一定要从这个不幸的商人身下割下一磅肉来，到了那时候，你不但愿意放弃这一种处罚，而且因为受到良心上的感动，说不定还会豁免他一部分的欠款。你看他最近接连遭逢的巨大损失，足以使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倾家荡产，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也不能不对他的境遇发生怜悯。犹太人，我们都在等候你一句温和的回答。

夏洛克 ……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你，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要是我的屋子里有了耗子，我高兴出一万块钱叫人把它们赶掉，谁管得了我？这不是回答了您吗？有的人不爱看张开嘴的猪，有的瞧见一头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因为一个人的感情完全受着喜恶的支配，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现在我就这样回答您：为什么有人受不住一头张开嘴的猪，有人受不住一头有益无害的猫，还有人受不住咿咿唔唔的风笛的声音，这些都是毫无充分理由的，只是因为

天生的癖性，使他们一受到刺激，就会情不自禁地现出丑相来，所以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除了因为我对于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所以才会向他进行这一场对于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现在您不是已经得到我的回答了吗？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6—187页）

◀评析▶威尼斯公爵为了避免刺激夏洛克，故意把话说得很婉转，明智的、慈悲的人该“就坡下驴”，可是夏洛克却搬出一些蹩脚的比喻来为自己辩护。一个是婉言相劝，一个是固执已见，突现出夏洛克的残忍愚笨的性格特往。而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无疑与婉言、比喻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安东尼奥 请你想一想，你现在跟这个犹太人讲理，就象站在海滩上，叫那大海的怒涛减低它的奔腾的威力，责问豺狼为什么害得母羊为了失去它的羔羊而哀啼，或是叫那山上的松柏，在受到天风吹拂的时候，不要摇头摆脑，发出簌簌的声音。要是你能够叫这个犹太人的心变软——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硬呢？——那么还有什么难事不可以做到？所以我请你不用再跟他商量什么条件，也不用替我想什么办法，让我爽爽快快地受到判决，满足这犹太人的心愿吧。

.....

葛莱西安诺 狠心的犹太人，你不是在鞋口上磨刀，你这把刀是放在你的心上磨；无论哪种铁器，就连剑子

手的钢刀，都赶不上你这刻毒的心肠一半的锋利。难道什么恳求都不能打动你吗？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全日制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8、190页）

◀评析▶这两段对话，前者采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后者采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十分形象生动，极写出夏洛克的贪婪残暴。

夏 洛 克 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是但尼尔再世！聪明的青年法官啊，我真佩服你！

.....

夏 洛 克 在这儿，可尊敬的博士，请看吧。

.....

夏 洛 克 啊，尊严的法官，好一位优秀的青年！

.....

夏 洛 克 很对很对！啊，聪明正直的法官！想不到你瞧上去这样年轻，见识却这么老练！

.....

夏 洛 克 公平正直的法官！

.....

夏 洛 克 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预备！

.....

葛菜西安诺 啊，公平正直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啊，博学多才的法官！

.....

葛菜西安诺 啊，博学多才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好一个博

学多才的法官!

.....

葛莱西安诺 啊，犹太人！一个公平正直的法官，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

葛莱西安诺 一个再世的但尼尔，一个但尼尔，犹太人！现在你可掉在我的手里了，你这异教徒！

.....

葛莱西安诺 好一个但尼尔，一个再世的但尼安！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说这句话。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94—199页）

◀评析▶ 这些对话，运用的是反复这种修辞手法。夏洛克没有识破女扮男装的律师鲍西娅，自以为得计，因而对鲍西娅竭力加以奉承；当鲍西娅机智地设计作出裁决时，葛莱西安诺接过夏洛克的话柄，反唇相讥，有力的讽刺了夏洛克的愚蠢。

简 笔 勾 勒

左师触詈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古代散文选·触詈说赵太后》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45页）

◀评析▶这一段对话纯用白描手法，表面看非常平淡，没有多少出奇之外，实则潜台词很丰富。太后对大臣强谏，“以长安君为质”很脑火，所以，左师入见，“盛气而揖之”；回答的话也不耐烦，特别简短，带有很大火气。而左师触詈的话出乎她的意外，全是些吃饭走路等生活小事，仿佛与“为质”的事无关，使得谈话得以继续下去。其实这正是左师善于辞令之处，他抓住太后心理，从闲谈入手，打破僵局，由近及远，以说服太后。细想前后问答，如同一个善弈棋的，初看其悠闲置子，似觉无用；等到成局之后，才知自头至尾，无一虚着。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垅上，怅怅久之，曰：“苟富贵，

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见《古代散文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4月版188页）

▲评析►陈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从小怀有远大的抱负。这里，通过他与佣者的对话，寥寥几笔，就把他的“鸿鹄之志”表达出来了。

（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瀝不了的浆水饭，瀝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

（关汉卿《窦娥冤》，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31页）

▲评析►这是窦娥在处斩前对她婆婆说的一段话。作者用简洁朴素的几笔，勾勒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小媳妇的形象。我们感觉不到有半点粉饰的痕迹，只觉得它象生活本身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生动。

凤姐听了，又笑起来，道：“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个儿女留下，也别‘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贾琏半响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936页）

◀评析▶王熙凤害死了尤二姐，却猫哭耗子假慈悲，厚着脸皮说谎话，真是善于做作又长于伪装的刁狠女人。这段话简明素淡，没有繁文缛采，然而却把人物的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他于是打着楫子过去了。

（鲁迅《社戏》，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96页）

◀评析▶这段简练的对话，写出了老农民六一公公纯朴、爽朗的性格。对于孩子们夜间摘豆吃，他不予责怪，只是说他们不该慌慌张张地踏坏了豆，话语中透出对孩子们的爱惜之

情。当双喜说这是为迅哥儿请客，六一公公爽快地笑道“这是应该的”，并且问迅哥儿戏可好看、豆可中吃，迅哥儿连连赞好，他显得更加高兴，不禁得意地夸奖了一番，还要将罗汉豆送给迅哥儿的妈妈去尝鲜。鲁迅先生运用白描手法，在简短的话语中，把人物写活了，可谓言短情深。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队部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和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

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奸细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她。

（孙犁《荷花淀》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0—182页）

◀评析▶作者不用形容，不加修饰，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用简洁的文字把人物崇高的思想品质、微妙复杂的内心活动如实地描绘出来了。对话朴素自然，亲切感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顺来找小福割谷，一进门碰上老杨同志，彼此问询了一下，就问老秦道：“老叔！人家别人的谷都打了，我爹病着，连谷也割不起来，后晌叫你小福给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饭还要打谷！”小顺道：“那我也能帮忙。打上你的来，迟一点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杨同志问道：“你们这里收秋还是各顾各？农救会也没有组织过互助小组？”小顺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顾各吧？老农会还管这些事啦？”老杨同志道：“那末你们这里的农会都管些什么事？”小顺道：“咱不知道。”老杨同志自语道：“模范村！这算什么模范？”五岁的小女孩听

见“模范”二字，就想起小顺教他的几句歌来，便顺口念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小孩子虽然是顺口念着玩，老杨同志却听着很有意思，就逗他道：“念得好呀！再念一遍看！”老秦又怕闯祸，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杨同志没有看见老秦的眼色，仍问小女孩道：

“谁教给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顺道：“他！”老秦觉着这一下不只惹了祸，又连累了邻居。他以为自古“官官相卫”，老杨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说，马上就不得了。他气极了，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小顺赶紧一把拉开道：“你这老叔！小孩们会个那，有什么危险？我编的，我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饼有过你的分？你喝的不是稀饭？”老秦就有这样一种习惯，只要年青人说他几句，他就不说话了。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25—126页）

◀评析▶作者采用白描手法，几乎完全不加修饰地如实描写，还人物的本来面目。人物对话简洁、朴素、口语化。

……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象安慰我们地说。

“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瓣一瓣的橘瓢来，放在妈妈的枕头旁边。……“天黑

了，路滑，拿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很赞赏那小橘灯，接过来，谢谢她。她送我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象安慰我似地说：“我爸爸不久就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说：“我们大家也都好了！”

（冰心《小桔灯》，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01页）

◀评析▶“我”同小女孩的对话，不加铺饰，简练朴素，淡淡几笔，即反映了小姑娘一家的生活境遇；伶俐而懂事的小姑娘的话语神情，处处透露出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枝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郅德《最后一课》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52页）

◀评析▶虽只寥寥几笔，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我——”“法兰西万岁！”“放学了，——你们走吧。”从这些简短的几笔中，我们不是可以明显地体会到韩麦尔先生沉痛的心情吗？不是可以感触到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热流在沸腾吗？

用叙述的方法描写人物语言

……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这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姐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他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送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王愿坚《党费》，《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评析▶叙事作品中人物语言的描写，主要是通过对话、独白来表现的；另外，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通过叙述人的语言，转述他人的话语，概括地反映事物。《党费》这篇小说的开头，魏政委向“我”交代任务的一段谈话，不是采取直接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用叙述的方式概括地介绍人物：集中地交代了地下党员黄新的斗争经历，表现了她的崇高思想品质，使读者对主人公先有个总的认识，为后文对人物的深入描写作了有力的烘托。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

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鲁迅《祝福》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155—156页）

◀评析▶小说开头写“我”回故乡后的所见所闻，三言两语即勾画了鲁四老爷这个道学家的嘴脸。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我”与鲁四老爷见面时的谈话，只是通过“我”的简洁转述，把鲁四老爷见面寒暄、大骂新党的情态活画出来，可见他是一个封建地主绅士的顽固派。这种间接描写的方法，笔墨经济，省去了烦琐的对话，用精炼的语言突出了人物的主要特征。

……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东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

（朱自清《背影》《散文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439页）

◀评析▶文中记叙父亲嘱咐作者和嘱托茶房的话，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关切之情，作者没有用对话的形式来表现，而是向读者直接叙述的。这样写，既可节约文字，又可使对话变换形式，富于变化。

“你这可不行，”战士一面理着筐绳子，一面真象老战士似地批评起来，“这样毒的太阳，你光着膀子一会就晒爆皮

了，可痛啦。”说着就去给他拿衣服。等将军顺从地把上衣穿好，他又认真地介绍起经验来。他告诉将军：因为天热，要多喝开水，等会来了咸菜要猛吃；下班时候要把鞋子里的砂土倒干净，要不走到家就会打泡的；睡觉前要用热水烫烫手脚，因为条件很好，每人可以分得两勺子热水。……

王愿坚《普通劳动者》，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110页）

◀评析▶林将军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水库工地劳动，碰上了热情的年轻战士小李，跟他合伙抬土筐。他们相互关怀，体贴入微。上面这段叙述，虽然谈的是一些生活琐事，如关照老将军喝开水、吃咸菜、倒砂子、烫手脚，在这些话里，却包含着年轻战士关怀老同志的火热心情。作者将谈话内容用叙述的方式加以表达，也显得简洁流畅，亲切自然。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简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谈……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搬出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叫做：

“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人家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靠在左手背上：无论什么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他永远不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

“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56—57页）

◆评析◆葛朗台是一个阴险狡猾的投机商、守财奴。作者在介绍这个人物时，巧妙地引用了他的两句口头禅，话虽不多，却能显示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葛朗台表面上装糊涂，骨子里却硬似铁石；“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看起来颇尊重自己的太太，实际上只不过把被他压得奴隶般的太太作为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而已。这种间接描写人物语言的方法，常常能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说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象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

（都德《最后一课》，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164页）

◆评析◆这段文字，把人物语言揉合在叙述之中。它既保留了人物谈话的基本内容，却又不是谈话的原文。作者采用这种“转述”的方式，看来有其用意：韩麦尔先生所谈的道理，应该说是比较通俗的常识问题，无须烦琐地将他的原话照录；但在“最后一课”这种特定的场合和时刻，韩麦尔先生强调法语的重要性，无疑是寄托了他深沉的感情和希望，作为表现人物来说，韩麦尔先生所讲的又不能省略。作者这样处理，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既节约了文字，又较好地刻划了人物。

谈 语 言 描 写

郑 怀 仁

语言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的描写。人物语言包括独白、对话。人物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塑造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古人说：“言为心声”，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意感情的工具，是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镜子，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历来的优秀作家都十分重视写好人物语言，都是使用语言的能手。描写成功的典型人物，其语言总是写得相当精彩的。

语言描写的主要作用是刻划人物的性格。“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通过人物的语言，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有人说，语言是人物性格的索引，这话不无道理。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以说明语言描写的功能和作用。巴尔扎克写葛朗台的语言总是离不开金钱，开口“金子”，闭口“交易”，似乎他的语言也“染上了金子的色彩”。连请医生看病，也要问医生：“要不要花很多的钱？要不要吃药呢？”他临终时对女儿欧也妮的最后遗言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这就把一个完全金钱化了的守财奴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鲁迅笔下的阿Q说的一些话：“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你还不配……”，“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君子动口不动手’！”，“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

等，都象一面面镜子，照出了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

语言描写，能够显示人物的身分和阶级地位。《红楼梦》里写了几个人谈论凤姐，我们从贾母的介绍、周端家的诉说、兴儿的揭露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各个人不同的身分、地位：封建主、管家婆和奴仆。不同身分、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语言。堂吉珂德是贵族、书呆子，有些学问，谈吐比较斯文，他的仆人桑乔是劳动农民，说起话来纯朴直率，夹以大量的俗话俚语。地位不同，身分有别，说话口吻、用词造句、语言风格都有所差异。

语言描写可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这在戏剧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汉姆雷特最后决心投入斗争的表白，李尔王在暴风雨的荒野里的诅咒，浮士德登场时的抒情独白，屈原激情澎湃的“雷电颂”，蔡文姬在父亲墓前的倾诉衷情……这些精彩的独白，都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披露，是人物感情波澜的翻腾，有声有色，震人心弦。《雷雨》里的人物对话，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透露人物内心秘密的窗口。周朴园与鲁侍萍相逢的那场对话，非常准确而鲜明地表现了人物内心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细致入微地揭露了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随着对话的步步深入，双方的思想交锋越来越紧张，人物的心理活动也越来越剧烈。最后终于撕下了周朴园伪善多情的面纱，露出了凶狠冷酷的本相。由于剧本形式的限制，作者不可能直接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但通过这样出色的语言描写，人们清晰地窥视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微妙的情绪波动。

语言描写，还可以交代事情的经过，预示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示作品的时代背景，反映作品的主题思想；间接地描写人物和景物等。特别是在戏剧文学中，人物语言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总揽了多种多样的描写任务。戏剧的全部内容，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主题思想的揭示，以及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等，都是依靠剧中人物的语言配合动作来完成的。

语言描写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是人物语言个性化。所谓语言个性化，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每个人说的话都符合他的身分、地位、年龄、经历、教养、气质、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以及所处的特定环境，使读者观其言即知其人，闻其声便明其性。李渔说，写戏要“语求肖似”，“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闲情偶寄》）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语言写出性格来，人物才各具特色，各呈面目，有血有肉，有活的灵魂。个性化的语言，是人物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的反映，是人物此时此地可能说和必要说的话，是从生活的深处和人物灵魂的底层流露出来的，是客观情势的要求和人物内心的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如高尔基所说，“必须使语言从人里面流露出来，不要从外面把语言黏贴在人身上。”个性化的语言，“适如其人之言”，反映形象的本质特征，打上了性格的烙印，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它不是“作者之言”，不是任何人，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便说的话。别林斯基曾称赞莎士比亚：“他的戏剧里没有一个人会讲出一句他不应该讲的话来的；也就是和他的性格，和他整个的性情不适合的话来。”（《关于波莱优埃乌哥利诺一剧的批评》）话剧《陈毅市长》里，陈毅的语言朴素自然，通俗明白，生动活泼，非常逼真地表现了他嫉恶如仇、豪爽率直、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性格、风度和气质。语言完全符合人物本来面貌，符合生活真实。他的每句话，都是为陈老总

“这一个”所独有，都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作者把陈毅写活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物语言高度的个性化。

个性化的语言，既表现在说话的内容（思想感情）上，也表现在人物说话时爱用的词汇、句式、习惯语，腔调和表达方式上。《故乡》里的杨二嫂说话时那种尖刻、泼辣、放肆的语调以及那搔首弄姿、咄咄逼人的说话方式，活生生地显示出小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契诃夫的《文学教师》里的伊波里吉奇，老是习惯说些别人早已知道的话：“夏天可就不是冬天。冬天你得生火，夏天么，不生火也很热。”“结了婚的人，可就不是单身汉了，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空虚和无聊。

成功的语言描写，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巴尔扎克在《鲛皮》中写银行家举行宴会，把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的眼神、声音、笑貌极为逼真地描绘了出来，高尔基对此“惊愕万分”。《红楼梦》的人物语言，无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口吻毕肖，恰如其分，使我们仿佛同时看到了说话人的身姿、表情和动作。凤姐第一次出场，那一句“放诞无礼”的话：“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真使人闻其声而见其人。语言描写能达到“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鲁迅）这样的艺术境界，人物自然而然就站了起来，活了起来。

千部一腔，万人同调，是语言描写的大忌。说大话，唱高调，装腔作势，“套话”连篇，人物只不过是概念的化身，干瘪的木偶。四平八稳的说教，空洞乏味的语言，只能让人望而生畏，听而生厌。不要把生活中本来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人物语言写得干巴巴的，不要把自己想说的话，硬让作品中的人

物来说，把人物之口变成自己的“传声筒”。巴尔扎克曾批评雨果写对话“太是自己的语言，变化不够，他不变成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他的人物里。”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语言描写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我们要从生活实际和人物性格出发，突破一般化、雷同化的框子，努力写出充满生活气息、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来。

语言描写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比是常用的一种手法。对比可以横比：通过不同人物彼此不同的语言，展示人物的性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和冬妮亚在筑路工地上“狭路相逢”时的一段对话，就反映着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保尔的话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冬妮亚的话则散发着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铜臭气。此时两人虽近在咫尺，而灵魂却有霄壤之别。对比也可以纵比：描写同一人物前后不同的语言，突出人物的性格。《儒林外史》中的胡屠夫在范进中举前，说他“癞虾蟆想吃天鹅肉”，“尖嘴猴腮”，骂得狗血喷头；中举后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前后态度的迥异，前后语言的矛盾，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人物的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物的身分、思想、性格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故乡》里的闰土少年时说话伶俐活泼，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和欢乐；而到了中年时说话则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反映出他的迟钝和忧郁。精神面貌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在他的语言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高尔基的《母亲》里的尼洛夫娜，开始语言比较贫乏，讲的多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琐事。参加革命后，她的语言越来越丰富、生动，充满了

革命的内容。随着人物的成长，语言也有了新的发展。

运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语言，可以收到简炼传神、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白描不用浩繁的文句，不作过细的雕饰，而是用简洁凝炼的文笔刻划形象，寥寥数语，则声态毕露。我国古典作品常用白描手法，如《聊斋志异》的人物语言，多半简洁生动，富有表现力。鲁迅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巨匠。他的笔下没有繁文缛采，“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却使人感到言简义丰，形象逼真。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的“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鲁四老爷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都只是短短一句话，却鲜明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孙犁也是擅长于白描的。他在《荷花淀》里写水生夫妻话别的场面，没有渲染，没有修饰，只是通过简短的对话就把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刻地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刻划出了人物的心灵美，朴素自然，亲切感人，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尽管作者对水生嫂的外貌只字未提，但这个人物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中活跃起来了，可见作者运用对话的深厚功力。

语言描写不是孤立的，它常和肖像、心理、行动、细节、场面、景物等描写结合在一起，紧紧配合，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塑造形象、表达主题的任务。

要写好人物语言，作者必须熟悉人物，深刻地了解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语言是外在表现，性格是根本，性格决定语言，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只有了解和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进入角色，才能设身处地地从性格出发来寻找人物要说的话，写出个性化的语言来。李渔说：“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鲁迅说：“作者用对话表

现人物的时候，恐怕是在他自己的心日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老舍也说：“作家必须先胸有成竹的知道人物的一切，而后设身处地的写出人物的话语来。”（《我怎样学习语言》）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经验之谈。心里有了活的人物，笔底才有活的语言，所谓“人到脑海，话到笔下”，这恐怕是语言描写成功的“秘诀”吧。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深入生活，对生活中各种人物及其语言，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用个性化的语言，使人物声态并作，跃然纸上。

熟悉了人物，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还不等于就能写好人物语言，运用语言毕竟还有个技巧问题。这就要对自然形态的丰富的人物语言，不断地进行加工和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曹雪芹），在语言的锤炼上下苦功夫。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取得语言描写的成功。马卡连柯开始写作时，写不好人物对话，他的第一个短篇失败了，为此他整整搁笔了十三年，研究如何写好对话。后来终于写出了成功的长篇《教育诗》，他深有感慨地说。“在我的第一个短篇里，简直是索然无味的对话，和一生中最使我头疼的对话，由于我不断地下苦功，现在对我来说，竟成了最容易的写作形式。”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们苦心钻研，不断追求，语言描写就将会成为“最容易的写作形式”！